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外国文学评介丛书

——博马舍



出版说明

《外国文学评介丛书》是一套以学生、教师以及广大爱好文学的青年为主要对象的通俗读物。它用深入浅出、生动活泼的形式向读者系统地介绍从古至今世界各国著名的文学作家和他们的优秀作品。

这套丛书将引导青年朋友去漫游一番那绚丽多彩、浩瀚无边的文学世界——从古希腊的神话王国到中世纪的骑士、城堡；从铁马金戈的古战场到五光十色的繁华都市；从奔腾喧嚣的河流、海洋到恬静幽美的峡谷、森林、农舍、田庄……它将冲破多年来极左路线对文学领域的禁锢和封锁，丰富青年朋友的精神生活，为青年朋友打开一扇又一扇世界文学之窗，让读者花费不多的时间就能游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浏览各国人民今天、昨天、前天直至遥远的过去的丰富多彩的生活图景，去体会他们的劳动、爱情、幸福、欢乐以及痛苦、忧伤、斗争、希望……它将帮助青年朋友增长知识，开阔眼界，陶冶高尚的情操，提高文学的素养。它是青年朋友阅读、欣赏外国文学作品的良好的向导和游伴。

这套丛书由若干分册组成，每一分册基本上介绍一位作家和他的代表作品。每一分册既是一本独立、完整的著作，又是全套丛书中的一个单元；分则为册，合则成套。

这一分册介绍的是十八世纪后期法国的喜剧作家博马舍（1732—1799）的生平和他的代表作品《塞维勒的理发师》、《费加罗的婚姻》和《有罪的母亲》及其颇具特色的艺术风格。

博马舍

斗争的一生

博马舍把一切直到现在还奉为神圣的东西引进了舞台，并且把它们加以彻底的揭露。

——普希金

博马舍名字的由来

法国有一家著名的日报，名叫《费加罗报》。这家报纸闻名全球，已经成为很有影响的报纸。为什么这家报纸的名称叫做《费加罗报》呢？原来费加罗是一个人的名字。这个人的名气很大，法国人民妇孺皆知。他是法国十八世纪著名戏剧家博马舍塑造的人物。这个光辉的人物形象，使博马舍赢得了世界的声誉。世界著名作曲家莫扎特谱写了歌剧《费加罗的婚姻》以后，更使费加罗的名字声震全球。因此，这家报纸取名《费加罗报》，是毫不奇怪的。它希望像费加罗一样，也能誉满全球，永垂千古。

博马舍原名叫皮埃尔·奥古斯丁·加隆，他的第一个妻子是一位贵族富孀，婚后不到半年就故世了。他继承其妻一块名叫博马舍的领地，为了追求贵族的称号，他就把自己的姓氏改为博马舍了。

博马舍的一生处在法国政治经济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也是法国从封建社会走向资本主义社会的时期。他活动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后的关键历史时刻。当时封建专制制度已面临崩溃的前夕，资产阶级的经济地位不但日益巩固与加强，而且远在革命爆发以前，便已经在思想战线上向封建制度进行了猛烈的进攻。在人民起义运动的鼓舞下，在自然科学日趋发达的基础上，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已逐渐形成。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卢梭，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等诗人、作家、思想家、哲学家纷纷起来向封建上层建筑展开了进攻。他们无情地批判旧制度、旧传统、旧思想，并以革命的新思想武装了法兰西人民，从而为一七八九年的资产阶级大革命做好了思想准备。博马舍在启蒙运动中虽是一个晚辈，但是他在启蒙思想的鼓舞之下，始终站在他们的行列之中，和他们一起向封建堡垒冲击。他在法国戏剧史上是一个传奇性的人物，非常引人注目。他的一生很不平静，他曾说过“我的一生是斗争的一生”。他的一生确是如此。同时他也是一个精力充沛、多才多艺、很富于正义感的人。

王家钟表师及其音乐天才

他于一七三二年一月二十四日出生在巴黎一个钟表匠家里。他是父母最小的儿子。三个哥哥接连死去后，他更加受到父母的宠爱。他从小虽然没有受过系统的学校教育，可是从他父亲手里学得了一手修理并制造钟表的好手艺。他十三岁时离开学校，专心学习钟表制造技术。二十岁时他发明一种新的钟表零件，获得法国科学院的好评，被授予王家钟表师的称号。他的手艺学得如此精巧，居然给国王路易十五的外甥彭巴都夫人制作了一只精美的戒指表，因而受到了路易十五的赏识。国王不仅向他订货，而且还使他可以享受随意出入宫廷的特殊待遇。文学家、艺术家一般来说对技艺往往一窍不通，而博马舍竟有这一手好技艺，这在世界戏剧史上是极为罕见的现象。

博马舍还具有非凡的音乐天才。他弹得一手好竖琴，吹得一手好横笛，因此得到了几位公主的赏识。路易十五聘请他做她们的琴师，教她们弹奏竖琴，得到了公主们的特殊好感。从此他在宫廷里站稳了脚跟。

金融界巨头

在中外文学史上，许多作家都不善于理财，像有名的法国作家巴尔扎克。他很想发财，但每次做生意都大亏其本，使他一生负债累累，狼狈不堪。但傅马舍精明能干，很会做生意。巴黎金融界巨头巴利士·杜威奈十分赏识他的才干，在他的提携和照顾之下，傅马舍参加投机活动，发了大财，后来成为法国最富有的企业家之一。

社会活动家

博马舍办事干练，同时也是个社会活动家。路易十五去世以后，他又博得了路易十六的信任。多次被法国政府派往国外执行秘密任务。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他在巴黎用自己的资金开设罗得利格荷尔达来兹公司，并组织远洋船队，多次运输大量军械和一批志愿军官前往北美洲，支援美国独立战争，促使美国独立战争迅速取得胜利。

另外，博马舍为了保护戏剧家的权益，团结戏剧家们组成了法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戏剧家协会。当时戏剧家的著作权益不被尊重。剧院往往按照自己制定的条例，扣减他们的版税，甚至取消他们的版权。演出收入都被演员和戏院老板拿去了。当他的剧本《塞维勒的理发师》演到第三十二场时，博马舍向戏院要求审查收支帐目时，戏院老板和演员们置之不理。他于是发动群众的力量，联合一部分剧作家和他们抗争。当时的斗争十分艰巨，因为审判这次纠纷的不是法国的法官而是王室贵臣。有些剧作家畏首畏尾，可是当时毕竟还有二十三位剧作家响应了他的号召，组成了戏剧家协会。经过四年艰苦的斗争，他们终于取得了胜利。一七八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国家颁布了作家应得戏院纯收入的七分之一的命令。从此，这个协会一直悬挂博马舍的画像，以此来纪念他的功劳。

另外，从他第一次编印出版卷帙浩繁的《伏尔泰全集》一事来看，也可以看出他办事的才能。一七七八年伏尔泰死后，许多遗稿没有得到出版的机会，当时俄国女皇卡特琳二世想出版《伏尔泰全集》。博马舍认为，法国作家的作品拿到别国去出版全集，那是法国作家的耻辱，他便毅然担当起这一艰巨的任务。可是在法国出版这一巨著阻力重重，特别是法国天主教会千方百计禁止《伏尔泰全集》的出版。还有地方长官对手稿的干涉，经理人员的舞弊，法院对他的控告等等。这些困难他经过斗争都一一加以克服。从一六八三年开始印刷到一七九一年，《伏尔泰全集》八十余巨册终于出版齐全了。这一全集的出版，无疑是博马舍对法国文学界的一大贡献。

善于辞令的雄辩家

博马舍能言善辩，长于辞令，在这方面颇负盛名。他发迹以后，受到不少人的攻击和诽谤。如他的仇人攻击他娶富孀，不是为了爱情，而是为了财产。甚至造谣说他的两个妻子都是被他谋害致死的，后经证实，均系无稽之谈。以后为了打官司，他几乎弄得倾家荡产，身败名裂。一七七八年，那位金融界巨头杜威奈去世，遗产由他的侄孙拉·伯拉希伯爵继承，他拒不承认对博马舍的债务，反而倒打一耙，控告博马舍伪造证件。初审时，博马舍胜诉，以后博马舍因和一位名叫邵尔尼的公爵为争爱一个女伶而发生殴斗。他以“竟动手打了一位公爵和大臣”的罪名被关进了监狱。结果拉·伯拉希乘机取得了胜诉，并没收了博马舍的全部财产。博马舍不肯就此罢休，继续上诉，并向法官哥士曼的太太行贿。这个女人贪财心切，收留了一部分贿赂。但哥士曼反咬一口，攻击博马舍行贿造谣。拉·伯拉希又乘机上诉，一面又大肆贿赂，散布谣言。博马舍面对险恶的形势，深知法院是官官相护的，在法庭上难以取得胜利，就下定决心把这场斗争诉诸公众舆论。在一七七三年和一七七四年两年中间，他先后发表了四部《备忘录》。这四部《备忘录》不但详尽地申诉了他的冤情，而且还显示了博马舍非凡的论辩能力和文学才华。这四部《备忘录》不但有公堂对质的叙述，也有人物形象的描绘。如对昏庸法官哥士曼的描写，竭尽冷嘲热讽之能事。对哥士曼太太的描写尤其逼真。她长得美丽动人，可是有点傻里傻气。她想捞几个钱，可是又笨手笨脚，露出了原形。其他如对出版商勒热夫妇、低级趣味作家玛兰等等，都有不少生动的描写。有人评论，这四部《备忘录》一部胜似一部，都是文学杰作。因此，每一部《备忘录》一印出来，都得到广大民众的欢迎。第四部出版时，三天中销售了六千册。有的人就在茶楼酒馆高声朗读，有的人在戏院舞会上争相传阅。这些《备忘录》揭露的问题使法院的威信完全扫地。同时，也激起舆论界的同情，封建王朝不得不撤销了法官哥士曼的职务，并对他的妻子表示“谴责”，但与此同时，政府又下令焚烧了这四部《备忘录》。

伏尔泰赞扬这四部《备忘录》说：“比任何一部喜剧都更有趣，比任何一部悲剧都更动人。”另一位写过著名小说《保尔和威吉尼》的同时代小说家贝尔纳丁·德·圣彼得一眼看出《备忘录》的作者具有戏剧天才，而且不在莫里哀之下。文学史家居斯达夫·朗松（1857 - 1934）把《备忘录》比作巴士客尔（1623 - 1662）的名著《与外省人书》，可见它的价值之高了。

富于正义感

一七六四年，杜威奈派博马舍前往西班牙办理密件，同时博马舍在那里处理了关于他的妹妹被人遗弃的诉讼。这件事在一七七四年博马舍发表的《回忆录片断》中谈到了。原来他妹妹的未婚夫是西班牙王室档案馆馆长堂·约瑟夫·克拉维戈。此人两次不履行诺言，要把婚约毁了。博马舍仗义执言，帮助妹妹揭露了这个忘恩负义之徒的丑恶嘴脸。歌德读了这篇回忆录以后，深受感动，觉得这个题材很富有戏剧性。后来他用了八天时间，一口气把这篇故事写成了一个剧本，名叫《克拉维戈》。歌德编写这个剧本时，采用了非常新颖别致的手法，剧中人物全用真名，剧本写得非常激动人心。剧本中有几处地方直接把法文《回忆录片断》译成德文，特别是戏中博马舍逼着克拉维戈写一份声明的那个场面，完全是从回忆录中选用来的。博马舍于一七七四年在奥格斯堡亲自观看了这出戏的演出，并且表示赞许。歌德对这个剧本也表示满意，他后来给约翰娜·法尔默的信中写道：“博马舍的回忆录叫我高兴，唤起了我的具有浪漫色彩的青春活力，他的品格和行动同我一起升华，我就这样写出了《克拉维戈》，这是一种幸运，因为我对这个回忆录感到欢欣……”

《克拉维戈》是一出五幕悲剧，剧本描写了克拉维戈、玛丽、博马舍、卡洛斯等几个主要人物。剧本描写了博马舍听到妹妹玛丽被克拉维戈无情抛弃以后，非常愤慨，决心要为妹妹报仇。他来到克拉维戈面前，要他亲笔写个声明，为他妹妹恢复名誉。由博马舍口授，逼着克拉维戈一句一句地写下来。这是剧中最精彩的场面之一，这段绝妙的台词是：

克拉维戈：你让我自己写呀！

博马舍：不，我的先生！您写吧，我请您按照我说的写。

克拉维戈：〔写〕

博马舍：立声明人王家档案馆馆长约瑟夫·克拉维戈——习克拉维戈：王室档案馆。

博马舍：声明如下事项：自从我跟吉尔贝夫人一家认识以来，深受他们的优待。克拉维戈：深受优待。

博马舍：我一再拖延婚期，欺骗她的妹妹博马舍小姐有上百回——您写了没有？克拉维戈：我的先生！

博马舍：怎么，您写了另一句话？

克拉维戈：我原来想——

博马舍：我欺骗了她。您干下的事还是写下来好——我平白无故地抛弃了她。我可以发誓，她并无不轨行为或错误缺点。

克拉维戈：还有呢？

博马舍：正好相反，这姑娘白璧无瑕，无可指责，值得人们敬畏。

克拉维戈：值得人们敬畏。

博马舍：现在我承认，由于我的轻举妄动，胡言乱语，使她蒙受冤屈。现在我愿向这位品行端庄的姑娘公开道歉，负荆请罪；至于是否能得到她的宽恕，则在所不计。

克拉维戈：〔停下笔来〕

博马舍：您写！您写！——我今日立此声明，纯系出于自愿，并非受人胁迫；如果这位受到屈辱的小姐对此仍不满意，那我特别声明：我愿答应她

提出的一切要求。马德里。

……

从这一段对话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博马舍的逼写，绝不是无中生有，胡来一气的，而是有充分的事实根据的。他虽然只是为他的妹妹恢复了名誉，然而他的古道热肠的精神是令人可敬的，形象也是十分逼真的。

可是这位优柔寡断的克拉维戈，经不起他的朋友卡洛斯的唆使，三次反复，终于造成玛丽和克拉维戈双双死亡，酿成了悲剧，其社会意义是十分深刻的。

戏剧创作和戏剧理论

博马舍是在启蒙思想家的争取自由平等的伟大思想感染之下，从事创作活动的。他从小喜欢读书，爱读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作家的作品。他非常欣赏拉伯雷反对中世纪恶势力的斗争精神，也非常喜欢莫里哀的作品。

他于一七六七年根据狄德罗的戏剧理论开始创作他的第一个剧本《欧仁妮》，当时他已经三十五岁了。一七七一年，他又创作了第二个剧本《两朋友》。他的早期创作就充满了启蒙思想，因为他深受伏尔泰、狄德罗著作的影响。他很赞赏他们作品中流露出来的启蒙思想，自称是他们的学生。他生活的年代又正好是封建社会即将全面崩溃，启蒙思潮盛极一时的时代。他的启蒙思想最初表现在他于一七六四年写给德·拉华里耶尔公爵的信里。这一年，他因家庭事务在西班牙呆了一年。这封信批判了西班牙贵族阶级的假仁假义、堕落腐败，也指责法国的封建秩序是“不幸的农民的巨大灾难”，还谴责法国宫廷出卖“空头拘票”，因为这种拘票可以任意逮捕人，侵害了人民的人身自由。他对封建贵族阶级的不满情绪，在《欧仁妮》中就有反映。剧中英国陆军大臣的儿子克拉兰敦伯爵，是一个荒淫无耻的人。他勾引了外省贵族少女欧仁妮，假装要和她结婚，但实际上准备抛弃她。他的仆人这样讽刺他说：“我的主人比我年轻，但是比我卑鄙一百倍。”通过这些描写，博马舍从道德上否定了贵族阶级的人物，把他们置于低于平民人物的地位上，表现了他的启蒙思想对贵族阶级的批判精神。第二个剧本《两朋友》则是表现资产阶级的一次尝试。在博马舍的心目中，资产阶级是属于第三等级的，是贵族和教会以外的非特权阶级。博马舍说过，他的这个剧本是“为了向第三等级的人物表示敬意”。因此，他在剧本中美化了资产阶级人物，是非常自然的。剧中的主人公是一个商人，他遭到破产后，得到了他的朋友包税人墨拉克的援助。后来墨拉克陷入困境又得到另一个朋友承包商的“慷慨援助”而得救。剧中三位资产阶级人物有的被称为“正直、坦率、诚实的人”，有的被描写成是“令人尊敬的人”，也有的被美化为“有人情味的哲学家”。从博马舍对资产阶级的美化，可以看出他对自己阶级的偏爱。这两部正剧的演出，都没有获得成功，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自己的艺术构思和创作，开始了探索新的创作道路。他凭着自己爱好音乐的特长，在一七七二年为意大利喜剧院写了四幕歌剧《塞维勒的理发师》。当时没有上演，据说原因之一是喜剧院的演员克勒伐尔曾经当过理发师，不肯扮演剧中主角费加罗，但是更主要的原因是巴黎上层社会害怕这个剧本揭露法官哥士曼的丑事，因此禁止上演这个戏。以后，他把此剧改为五幕喜剧，直到一七七五年，路易十五去世了，剧本才准上演。可是首场演出就失败了。他找出了失败的原因，删去了一些冗长的对话和情节，加强了政治内容，把五幕喜剧压缩成四幕政治喜剧，因而第二次公演时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连演六十八场，轰动了全巴黎，成为当时最卖座的戏剧演出。

由于《塞维勒的理发师》演出的成功，大大鼓舞了博马舍创作政治喜剧的热情。三年后，他于一七七八年写成了第二部杰作《费加罗的婚姻》。这时候法国社会的阶级矛盾更加尖锐，社会更加动荡不安，资产阶级革命的气氛笼罩着全国。博马舍在生活上、事业上又接连遭受挫折，他对贵族阶级和封建官僚机构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因此剧本所宣扬的启蒙思想也就更加浓厚，讽刺也更加强烈了。为了争取这个剧本的上演，他整整斗争了六年。这

是博马舍最杰出的政治喜剧，火力之猛，揭露之深，惊动了法国的最高统治者。路易十六在一七八一年读了这个剧本以后，对剧本中所表现出来的反封建倾向，大为不满，就下令禁止公演。博马舍再次诉请舆论，终于冲破禁令，于一七八四年首次在巴黎公演。观众如痴似狂，连演一百余场都满座，博马舍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荣誉达到了顶峰。这在法国戏剧史上是一件轰动剧坛的大事。

可是他的敌人绝不罢休，对他更加怀恨在心，有人攻击这个剧本描写了许多不道德的行为。如伯爵勾引女仆、伯爵夫人垂青侍童薛侣班，薛侣班又同众多女人谈恋爱，等等。博马舍为此写了长篇序文，予以驳斥。序文是一篇富于战斗性的好文章。可是他的敌人仍不罢休。其中有一个名叫苏亚的官员，在审查《费加罗的婚姻》时，要阻止它上演。以后他在法兰西学院讲演时，又公开攻击这部剧本，并在报纸上化名攻击它。博马舍忍无可忍，写了一封辩护信给《巴黎日报》，他在信中写道：“为了一出喜剧公演，我连狮子和老虎都克服了。在成功后，您还想强迫我像荷兰女仆似的每天早晨用柳枝打臭虫吗？”苏亚明白臭虫指的就是他，那么“狮子”和“老虎”指谁呢？他的敌人咬定他是指国王和王后。国王的弟弟普洛瓦斯伯爵原来就恨博马舍，曾匿名在《巴黎新闻》上写文章攻击博马舍。这一次他好像抓住了辫子，将情况告诉了路易十六。当时，路易十六正在斗纸牌，他听了申诉之后，顺手取出一张纸牌，用铅笔把逮捕博马舍的命令写在纸牌上。这样，博马舍就被关进了圣拉撒监狱。那所监狱是专门关押盗窃犯和淫荡少年的。这无疑给了博马舍以极大的污辱。博马舍无故被捕入狱的消息一传开，舆论大哗。这种不满情绪使封建朝廷慌了手脚，朝廷想把博马舍偷偷放出来，可是博马舍不答应，要求诉之法律。他的要求被拒绝了。朝廷想尽办法来平息博马舍的愤怒与不平。他出狱的第二天，各部大臣几乎都观看了《费加罗的婚姻》的演出。路易十六还下令在泰亚依戏院上演《塞维勒的理发师》。王后在剧中亲自扮演罗丝娜，阿多亚伯爵扮演费加罗。国王路易十六还赠给博马舍八十万里佛，作为补偿他在美国独立战争时受到的损失。博马舍的斗争完全取得了胜利。

《塞维勒的理发师》和《费加罗的婚姻》是博马舍最成功的两部政治喜剧，演出后很快传到国外，并译成欧洲多国文字，在好几个国家的大都市上演。一七八一年奥地利音乐家莫扎特把《费加罗的婚姻》谱成歌剧。一八一六年意大利音乐家罗西尼又把《塞维勒的理发师》谱写成歌剧。

一七八七年，博马舍又写了一部歌剧《达拉尔》。剧中描写了两个不同的人物。一个是荒淫暴虐的统治者达拉尔，另一个是受人民爱戴的爱国者阿达尔。在这部歌剧里，博马舍继续宣扬人类平等的启蒙思想，同时也表达了对开明君主的幻想。上演后，没有博得观众的赞赏。

一七九二年，他写了最后一个剧本《有罪的母亲》。在这部正剧里，他完全放弃了《塞维勒的理发师》和《费加罗的婚姻》两剧中的民主倾向和批判精神，他的创作生命也就此终结了。

博马舍的戏剧理论，虽然没有单独的文章发表，可是他在《欧仁妮》的前面写了一篇序文：《论严肃戏剧》，却是一篇重要的戏剧美学理论文章。他论述的面远不如狄德罗广，理论水平和思想境界也不如狄德罗高。可是他提出新的戏剧观点，毫无疑问是发展了狄德罗的戏剧理论的。他首先提出了“正剧”即“严肃戏剧”这个名词的概念。他认为古典悲剧可以传世，轻松

喜剧也可以传播遐迩。为什么写普通题材，具有普通格调的“严肃戏剧”就没有地位呢？他认为“严肃戏剧”是介乎英雄悲剧和愉快喜剧之间的戏剧体裁。无论从内容到形式，这种体裁的戏剧是更有前途的。他在序文中进一步论述道，古代的英雄悲剧展现出一种现代文明中所不常有的奇怪和可恶现象。观众面对剧中所表现出来的谋杀、乱伦、弑亲等场面，很难真正受感动。这些英雄悲剧的主人公往往是帝王和高贵者，他们的悲剧不是因为正义的战斗中遭到失败，而是由于命运支配的。命运悲剧则告诉人们，世间的一切努力等于零，一切都由命运摆布，他认为这是违背社会道德的。他说：“相信宿命论，会降低人的价值；因为这是剥夺他的个人自由，而失去了个人自由，在他的行动中也就没有什么道德可言了。”由于这些悲剧英雄距离我们的时代太远，因此引不起我们的同情。至于轻快喜剧，则又往往表现得太肤浅，讽刺了对方以后，笑声随即消失，也感动不了我们。他说：“严肃戏剧比起只叫人娱乐的东西来，却更能以感情来深深地激动我们。”他进一步指出：英雄悲剧要感动我们，或已感动过我们，它就必须与严肃戏剧相似，也描绘人民，而不着眼于帝王。即便写了帝王，实际上仍然是靠他身上存在的普通人的东西来打动普通观众的心。他认为，如果戏剧是反映人类社会中所发生的事情的忠实图画，那么，它在我们身上所引起的兴趣，一定是与我们观察实际事物的方式有着密切的联系。他说：“严肃戏剧的根本目的，是要提供一个比在英雄悲剧中所能找到的更加直接、更能引起共鸣的兴趣，以及更为适用的教训；并且，假定其他一切都相同，严肃戏剧也能给予一个比轻快喜剧更加深刻的印象，”这就是他为“严肃戏剧”声辩的最有力的一段话。

另外，他十分强调戏剧的教育作用。认为观众看完戏以后，要比进戏院时的道德情操更高尚。他要求戏剧作家要接触现实生活，表现现实生活，反映当代社会的重大问题。剧本中的主人公不应当是帝王、贵族，而应该是第三等级的普通人。他反对用亚力山大诗体写戏，他认为戏剧人物应该说普通人的日常语言。总之，他的戏剧理论富于面向现实的精神，他以历史观点论证了戏剧形式新旧交替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人们往往尊称他为剧坛正宗的“正剧”开拓者，对后来的“社会问题剧”或“近代社会剧”具有深远的影响。

寂寞的晚年

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了，因为他曾为专制王朝办理过秘密外交，因而成了革命的对象。他当时很有钱，仍然是一个大富翁。虽然他捐了一部分财产出来，当上了本区的议员和代表，但是革命群众对他还是不能谅解。后来他以垄断军械的罪名被控于国民大会，并被捕关在亚贝依监狱。一七六九二年八月二十日经友人的多方营救才出了狱。三天后，革命政府对反革命分子进行大镇压，他幸免于难。出狱以后，他避居近郊。不久，他因为以前代专制王朝经办向荷兰购买军械案手续未了，得到革命政府的许可，又出国去英、荷交涉。到德国汉堡时，他知道自己的名字已列入逃亡贵族的名单之内，他的财产归公，家属遭受监禁，这给了他在精神上和物质上双重的打击。他的妻子、妹妹和女儿在热月九日的事件中均未遭难。他自己则由于他在剧本中揭露了封建社会的罪恶，鼓励人民对专制统治进行斗争有功；再加上他对美国独立战争做了一些好事，终于得到了人民的宽恕。他的名字于一七九五年从逃亡贵族的名单中除去了。他在流亡汉堡的三年中，过着异常寂寞的生活，回巴黎以后，才跟家人重新聚首。他参加了《有罪的母亲》的演出活动，受到了观众的欢迎。一七九九年五月十八日，博马舍因中风而死，葬在自己的园地中。

尽管博马舍的一生是斗争的一生，充满着传奇的色彩，然而，使博马舍获得不朽声誉的却是他的戏剧创作。他在繁忙的社会活动中，一直坚持他的戏剧创作。他的戏剧创作活动跟他的生活道路一样，同样充满着斗争精神。他遭到围攻、打击、陷害，甚至被关进监狱，可是他仍然坚持斗争，不取得胜利，绝不罢休。

博马舍逝世虽然已快二百年了，可是费加罗的名字至今仍在全欧洲和全世界流传。

德国现代著名戏剧家沃尔夫（1888 - 1953）为创造费加罗这个光辉形象的剧作家——博马舍，专门写了《博马舍》这个剧本（1940）。剧本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着意刻画了博马舍的矛盾性格。

代表作品介绍

《费加罗三部曲》

《费加罗三部曲》包括博马舍的三个剧本，即《塞维勒的理发师》、《费加罗的婚姻》和《有罪的母亲》。因为这三个剧本以同一主人公费加罗在不同时期发生的事情为内容，所以合称为《费加罗三部曲》。故事发生的背景在西班牙，但实际上它们反映的生活图景都是法国的社会生活。前两个是政治喜剧，写于法国大革命以前，后一个是“正剧”，写于大革命之后，是他晚年时期的作品。从不同时期创作的剧本可以看出，作者在不同时期的思想状况。在这三个剧本中，批判精神和政治倾向有很大的差异，从中也可以看出作者的思想由斗争到妥协的变化过程。

《塞维勒的理发师》
(又名：《防不胜防》)

在西班牙塞维勒城有一位老医生，名叫霸尔多洛，此人头戴假发，身穿黑衣服，腰间拴着一条黑腰带，颈上又围着一条褶皱的领巾，样子十分阴沉。他的硬袖老是往上卷着，好像随时要跟人打架似的。可是他出门的时候，却要换上一件大红的长大衣，像一位红衣主教似的神气。他家里有一个贵族出身的年轻漂亮的养女，名叫罗丝娜。他一心要娶罗丝娜为妻，可是罗丝娜根本不爱这个老家伙，她已经偷偷地爱上年轻的阿勒玛维华伯爵了。阿勒玛维华伯爵也深深地爱上了这个纯洁美丽的姑娘。这一天，伯爵从马德里赶来，又到了罗丝娜住的阳台底下。可是他知道老医生防范很严，终日把罗丝娜关在房间里，连谈一句情话也不可能。他正在无计可施的时候，看见费加罗背着一个吉他琴，手里拿着一张纸和一支笔，愉快地唱着歌儿走过来。费加罗唱着：

让我们且排除愁肠，
忧愁能把我们毁伤，
如果没有酒中的火，
使我们恢复热情，
我们就不免憔悴沮丧。
一个人如果毫无乐趣，
生活就会像傻子一样，
并且也活不久长。

……

伯爵看见费加罗的模样，感到面孔好熟，可是一时又记不起他到底是谁。倒是费加罗一眼就认出了伯爵，说：

“您不就是阿勒玛维华伯爵吗？”

伯爵仔细一认，也认出他就是过去的仆人费加罗：“哈，怎么你长得又肥又胖了……”

“可是我仍然是那么穷，大人！”

“别叫我大人了，你叫我兰多尔吧。你看我这身修士打扮，你难道还不知道我不愿意人家知道我是谁吗？”伯爵说，“上次我在部里给你找到差事了，如今你怎么也跑到这个地方来了？”

“唉，甭说了。”费加罗叹了口气说，“部长很重视大人的推荐，马上派我到养马场当一名药房管理员，可是我时常把很好的医马的药卖给别人，结果有人在部长面前说我坏话——”

“得啦，我刚才还看见你在膝盖上乱写一阵，你在写什么？”

“大人，这真是我倒霉的原因，有人向部长告我给美丽的姑娘们写情诗，又说我编谜语寄给报馆，又说外面流行的情歌很像是我写的……总而言之，部长知道我的作品居然也能出版，他光火了。他就把我辞退，理由就是，爱好文学和办事精神是不相容的。”

“那么，后来呢？”伯爵又问道。

“回到马德里，我想到戏院里去显示一下自己的身手，结果观众喝我的倒彩。马德里的文坛风气坏透了，简直是豺狼世界。我决心不干写作这个行当，重新拿起了剃刀，我觉得剃刀比笔杆实惠得多。许多地方有些人说我好

话，有些人斥骂我。我得意的时候，帮助别人，失意的时候，忍气吞声，遇到糊涂人开开玩笑，碰上凶恶的人我偏偏要跟他们较量较量。我就是这个脾气。后来我来到塞维勒，就在这里住下了，当了霸尔多洛家里的理发师。今天碰到您，我准备重新回到您身边，伺候您，大人。”

这时候，伯爵听到阳台上有了动静，忙喊了起来：“快躲开。”

费加罗莫名其妙地跟伯爵一块躲起来了。阳台上的百叶窗打开了，罗丝娜出现了，老医生紧紧地站在她身旁。他随时监视着她的一举一动。罗丝娜呼吸着新鲜空气，高兴得叫了起来。

“呼吸呼吸外面的空气多痛快啊！”可是多疑的老医生一看见罗丝娜手里拿着的纸条，就心慌起来，问道：

“你手里拿着什么纸条？”

“是《防不胜防》的歌纸，这是音乐老师昨天给我的。”“大概是正剧里的插曲吧。”

“是一出新喜剧。”

霸尔多洛是一个老顽固，一天到晚疑神疑鬼，他对一切新事物都讨厌。什么思想自由、地心引力、电气、信教自由、百科全书、正剧等等他都讨厌，连种牛痘、金鸡纳霜等也骂成是胡说八道的东西。

“啊呀，我的纸，我的歌谱掉下去了……先生，请您快跑下去拣回来，否则，它会丢失掉的。”罗丝娜突然叫了起来。

“真见鬼，拿着的东西就该好端端地拿着。”老医生一边说着一边就转身离开了阳台。

这真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伯爵在街头出现了。罗丝娜一边打着手势，一边轻轻地喊道：“快拣起来躲开。”

伯爵拣起了那张飘落下来的“歌纸”又躲起来了。

老医生在街上找了半天，啥也没找到。“落在哪儿了？”老医生问。

“大概在墙根底下。”罗丝娜指指墙根答道。

老医生一下子警觉起来：

“有人打这儿走过吗？”“啥也没有见过。”罗丝娜说。

老医生深悔不该打开百叶窗，要不，怎么会发生这件事呢？

罗丝娜在阳台上嚷道：

“我好命苦啊，我孤苦伶仃，被人软禁，遭受如此可厌的男人的折磨，难道我要打碎奴隶的枷锁就是罪恶吗？”

老医生默默地回到阳台上，忙把罗丝娜赶进房间里去。说：“小姐，快进去，你的歌谱找不着了，这是我的过错，以后我可以向你保证，像这种倒霉事再也不会发生了。”

伯爵和费加罗重新又在街上出现了。“让我们来研究研究这张歌纸吧！”伯爵将歌纸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封信！

伯爵兴奋地读了起来：

“您的殷勤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的监护人一出门，您就用这个普通的歌谱随便唱几句，请您告诉我：您这个人好像对不幸的罗丝娜非常多情，您到底是谁？什么身分？有什么意图？”费加罗在一旁学着罗丝娜的声音叫道：“我的歌谱，我的歌谱掉下去了，赶快，跑快点，哈哈……”伯爵仍然沉浸在甜蜜的思绪之中：

“我的亲爱的罗丝娜呀！”

费加罗决定要促成伯爵和罗丝娜小姐的好事。

夜幕降临了，罗丝娜显得焦急不安起来。罗丝娜为了试探这位伯爵大人是否真心爱她，她写好了一封给他的信。可是这封信该怎样送交到他的手中呢？

天无绝人之路，费加罗来了，她正有事想找他问问清楚呢。

“费加罗先生，您刚才在楼下跟谁谈话谈得那么高兴？你们在说什么，我听不清楚。”“跟一位大学生，也是我的亲戚，他既多才，又多情，很聪明，又长得俊，这是一个很有前途的年轻人。”

“好极了，他叫什么名字？”罗丝娜急着问。“他叫兰多尔，但却是个穷光蛋。如果他不是突然离开马德里，他可能会找到一个好差事的。”

“那是肯定的，像他那样的青年绝不会埋没一辈子的。”

费加罗听了这句话，叹了口气说：

“可是他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妨碍了他的前途。”

“什么缺点？是真的吗？”罗丝娜心里有些着急起来。

“因为他爱上了一个人。”

罗丝娜的心情松弛了一半：

“这叫什么缺点呀？”

“他那么穷，还爱上一个女人，不能不说是缺点吧！”

“命运太不公道的。”罗丝娜停了一会儿说：“他爱上的人叫什么名字，他告诉你了吗？”费加罗故意卖弄关子，说：

“小姐，关于这类秘密，我不肯随便告诉别人，即使要告诉旁人，你也要轮到最后一个。”罗丝娜急了起来：

“我不是乱说话的长舌妇，因为他是您的亲戚，所以我非常关心他……您告诉我吧！”罗丝娜羞愧地低下了头。

费加罗细细端详了一下罗丝娜，然后慢吞吞地说道：

“他爱的人是一个非常叫人疼爱的美丽的小姑娘，温柔娇嫩，步履轻盈，健美窈窕，胳膊丰润，唇红齿白，还有……”

“还有什么？”

“还有她的两只手，她的小脸蛋，她的牙齿，她的眼睛，她的嘴唇，她的头发……”罗丝娜内心更加着急起来：

“她住在这个城里吗？”

“不仅住在这个城里，还住在这一区。”“也许就在这条街上吧？”

“正是，她住的地方只离我两步路。”“这太妙了。”罗丝娜心情宽慰了。“那么女的名叫……”

费加罗越说越兴奋：

“她的名字——”

“快点说吧，费加罗先生，真急死人了。老家伙一回来我就没法知道了。”

费加罗清了清喉咙说：

“好吧，我就告诉您，女的就是……您那位监护人的被监护人。”

罗丝娜有点糊涂起来：

“谁的被监护人？”

费加罗大声说道：

“就是——霸尔多洛大夫的被监护人。”罗丝娜一下子明白了过来，羞红着脸说道：“我不相信，我实在不敢相信！”

“他急于要到您这儿来，好向您当面表白他对您的爱慕之情。”

罗丝娜听了这句话，忽然发起抖来：

“您说这句话，我害怕，费加罗先生。”费加罗鼓励她说：

“小姐，别害怕，害怕没有用，只会吃害怕的苦头。我已经把那些监视您的人都摆布好了，不到明天，他们是不会来找您麻烦的。”罗丝娜叹着气说：

“如果他真爱我，应当耐心等待，以此来证明他是真心爱我的。”

“如今的时代，摆在青年人面前的路只有两条可以选择：一是安静而没有爱情；二是有爱情而没有安静。”费加罗说。

罗丝娜沉思起来。她到底应该选择哪条路才好呢？

费加罗加了一句：

“我认为，有爱情而没有安静倒是格外有趣的。”

罗丝娜觉得自己被一个诚实男子所爱是合乎情理的。但她又局促不安地说：

“如果他做出莽撞的行为，会把我们一起毁了的。”

费加罗趁机向她建议道：

“如果您写一封短信给他，把您的意思告诉他，这不是挺好吗？”

这话正说在罗丝娜的心坎儿上，她马上把那封写好的信交给他说：

“对不起，我没有时间重新写这封信了，请您交给他的时候，当面告诉他……”罗丝娜说到这儿，忙用耳朵听四周有没有动静，然后说道：

“请告诉他，我所以这样做，完全是出于友谊不是其他。”

费加罗明白她的心思，说道：

“我知道您的用意，爱情的行动和友谊的行动是不一样的。”

“是呀，我只怕他一旦遇到困难和挫折就……。”

费加罗直截了当地向她提出：

“小姐，风可以吹灭灯光，也可以燃起炭火，这爱情之火一旦燃烧起来……”费加罗说到这里，罗丝娜似乎听到了什么，马上惊慌地大叫起来：

“天呀，不好了，我听见我的监护人的声音了，他要是看见您在这儿，他又会大闹一场的。”

费加罗也急得团团转，这该怎么办呢？罗丝娜最后想出了办法，说：

“你快从我放琴的小屋里走出去，下楼的时候，脚步越轻越好。”

“您放心吧！”费加罗手里拿着那封信，飞速进了那间小屋。

霸尔多洛急急忙忙地窜了进来，他一面喘气，一面大声骂道：

“只要我出一会儿门，这该死的费加罗就会把家里人搞得一团糟。他给老仆人警觉吃了麻醉药，又给傻瓜青春服了催嚏剂，还在马尔斯琳脚上抽了血，连我的骡子也不放过，在它的眼睛上贴上膏药。前面屋子里一个人也没有，简直把家里变成了广场，谁都可以进来……这简直太不像话，太不像话了！”

老医生越说越气，罗丝娜在一旁安慰他说：

“先生，请您放心，除了您，谁还能进来？”

霸尔多洛还是一百个不放心，在他看来，好像到处都是诱骗妇女、胆大妄为的坏人，他一想起今天早上那张歌谱不翼而飞的事，更加疑虑重重。

“你说说，那张歌谱不是被人捡走了吗？”

“唉呀，您真小题大作，疑心病太重了。这张纸也许给风刮跑了，也许给过路人捡走了，这有什么关系呢？”

霸尔多洛很不以为然：“反正总有一个人特意守在那儿，只等一个女人假装一时不当心，让纸落下去，然后他赶紧把它捡起。”

“什么假装，您诬蔑人！”

罗丝娜心里却在想：这老头子好厉害呀！老家伙决定用铁栏杆把门窗关死，以防不测。

罗丝娜也火了：

“您不如全用墙堵死吧，这样更加保险。”老医生忽然想到费加罗，又不放心了。“那个理发师，没到你屋里来过吧？”“什么，连这个人也不放心。”

“老实说，我对任何一个男人都不放心！”罗丝娜和霸尔多洛越争越凶。最后罗丝娜怒气冲冲地说道：

“为什么别的男人可以叫我欢喜，您却叫我讨厌得这么厉害！”

老医生想不到罗丝娜会说出这种话来，他又气又恼。可是他还能说什么呢？除了更加小心防范以外，还有什么事情可做呢？

老医生只好又把话拉回来：

“我刚才问你理发师的事，你为什么不答复我？难道他真的过来了？”

罗丝娜一听，更加火了起来。她横下一条心说：

“对，他到过我屋里，不瞒你说，我还觉得他非常可爱呢！”

老家伙像疯狗一般，大骂了起来：

“这群犹太人，他们要我的老命了！”老家伙怒冲冲地从罗丝娜那里走了出来，要把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碰上那位还在打哈欠的老仆人警觉，火气更旺了：

“你这糊涂虫，刚才理发师到这儿来的时候，你到哪儿去啦？”

老家人迟迟疑疑地答不上话来，老医生再三追问，他才结结巴巴地答道：

“刚才我还碰见他，他说看我病得很厉害，——听——听他那么一说，我就觉得浑身酸痛——痛——”

他说罢以后，还在叫：“哎呀！哎呀……”霸尔多洛情知不妙，不知费加罗给青春这老家人开了什么药吃，这里面他在捣什么鬼，决心要查个水落石出。这当儿青春像个八十岁的老翁，拄着拐杖走来了，他一边走着一边打着喷嚏。

老主人上前问道：

“你到星期天再打喷嚏吧，我要问你——”这个仆人还在打喷嚏：“这会儿工夫……我已经打了五十多下……五十多下了，我可受不了啦。”老主人气极：

“我问你们两个，有什么人到过罗丝娜的屋里？唉唉，你们为什么不跟我说说理发师那个家伙……”

警觉一边打哈欠，一边说：

“什么，什么，费加罗先生也算是外人吗？哎呀，哎呀……”

一个打哈欠，一个打喷嚏，又是答非所问，真把老头儿气得大吼起来：

“我敢打赌，你这个坏蛋一定和他串通一气。”

警觉受到冤枉，傻哭起来了，呜呜呜……青春打着喷嚏，也有点火了：

“先生，这……这世界——还有个公道吗？……”

霸尔多洛的声音比他们都响：

“我是你们的主人，我，我永远是有理的，永远是正确的，懂吗？”

青春和警觉还要为自己辩护，霸尔多洛再也听不下去了：

“你们都给我滚出去，一个对着我的鼻子打喷嚏，一个当着我的脸打呵欠，这还像仆人的样子吗？”

青春和警觉出去了。霸尔多洛一下子明白过来了：费加罗给他们服了那么多药，折腾得这个样子，他想不用掏腰包就还清我那一百块银币的欠债。……哼，事情没有那么容易！

霸尔多洛还在气头上，音乐教师巴斯勒找上门来了。他带来了一个极坏的消息：原来阿勒玛维华伯爵到这城市里来了，而且还住在大广场，每天化妆出门，千方百计要跟罗丝娜见面。霸尔多洛早知道有这样一位伯爵要把罗丝娜拐走。他立即感到事情的严重性，这可怎么办？他认为采取这样的办法好：晚上埋伏起来，携带武器，穿着铠甲，等他进来跟他决斗。但巴斯勒认为这样的办法太冒险，不如制造谣言来陷害他比较稳妥。他的理由如下：

“先生，造谣这个东西，您一点都不了解它的作用，所以您瞧不起它。我看见过多少最正直不过的人，几乎给谣言压得翻不过身。您可以相信，任何空洞平凡的毛病或卑鄙的行为，任何无稽之谈，只要我们炮制得法，没有不可以叫大城市里游手好闲的人信以为真的。我们这儿有的是制造谣言的高明能手……首先，放出小小的谣言，好像暴风雨前的飞燕在地面掠过，以‘最弱音’啾啾啾，传送出去，然后那些毒辣的言词就随风飘起、到处飞扬。这时谣言便从某一个人嘴里，用‘弱音’巧妙地钻进另外一个人的耳朵里。至此，祸根就种下了，谣言成长起来，蠕蠕而动，徐徐前进，以加强‘弱音’，从一个嘴里传到另一个嘴里，它的气焰便不可收拾了。于是，忽然间，不知怎么样，您可以看见谣言站起来，呼啸，膨胀，一转眼的工夫就变得庞大无比。它向前挺进，振翼高飞，盘旋，环绕，断断续续，摇摇摆摆，忽而像爆炸，忽而像雷鸣。终于，侥幸之幸成为普通的呼声，成为公开的，逐渐加强着的憎恨和毁灭的大合唱。这样的谣言谁能抵挡得了？”

可是霸尔多洛眼见事情紧急，制造谣言已经来不及了。他打算在罗丝娜还不知道这么一位伯爵以前，就先下手为强，和她结了婚。但这件事该依靠谁去办呢？他想来想去只好托付给巴斯勒去办。然而巴斯勒感到老医生花钱太吝啬了，老夫少妻，法庭裁判都有问题，要和罗丝娜结婚，不花钱怎么行？

老霸尔多洛只好忍痛拿出一笔钱说：

“这些钱给您，以后咱们别再谈钱了。”

巴斯勒拿了钱就急急忙忙离开，争取第二天把事情办好。

老医生严防再出问题，他决定把街门也关上。他防之又防，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他跟巴斯勒的谈话都被费加罗偷听去了。

事情的发展将会是怎样呢？

费加罗迅速将这一消息告诉了罗丝娜，罗丝娜慌了手脚，费加罗成竹在胸，劝她用不着害怕，他会使他们措手不及的。

费加罗刚刚离开，老家伙又一脚踏进了罗丝娜的房门，他又向她提出了老问题：“理发师到底跟你说了什么话？坦白告诉我吧！”

罗丝娜平静地说：

“他告诉我说，马尔斯琳身体很不好。”老家伙一眼看出她在说谎：

“我敢打赌，一定有人托他给你带信来了。”

“谁的信？”罗丝娜带着奇怪的神情问。“也许就是从窗口扔下去的纸条的回信吧。”

罗丝娜心中暗暗叫苦：这老家伙一点儿都不含糊。

老家伙来到罗丝娜面前，瞧了瞧她的手指说：

“你刚才写信来着，是吗？”

罗丝娜有点发窘：“这太滑稽了，你一定要我承认写过字吗？”

老医生忽然拿起她的右手说：

“你的指头还沾着墨水呢！这，你怎么解释？”

这老家伙多么狡猾！

“放开我的手，”罗丝娜说，“这是因为我在蜡烛下梳妆，给火烫了一下。听人说给火烫伤，要立刻浸在墨水里，我就是这样做的。”老狐狸还不罢休，他又来到写字桌旁边，说道：

“桌上一本信笺，我早上数过，一共六张纸，现在有几张了？”

这老医生多么老奸巨猾！

他数了一下，缺了一张。这铁的证据，罗丝娜总该承认了吧，然而聪明的罗丝娜马上回答道：

“这第六张纸，我做了一个小纸袋，里面装了些糖果，送给费加罗的小女孩的。”好呀！老家伙拿起桌上的钢笔尖看了一下，奸笑着说：

“这崭新的钢笔尖怎么会变黑的？”罗丝娜急中生智，回答说：

“这是我在绷子上替您绣花衣服时，发现花 39 样的颜色褪了，我用钢笔重新描了一下。”

好聪明！罗丝娜对答如流，然而老家伙还不肯罢休。他看了一下罗丝娜的脸说：

“那你为什么脸红？这不是作贼心虚吗？”

罗丝娜长长叹了口气说：

“唉，先生呀，我做事光明正大，您偏偏往坏处去想，这叫我怎么不脸红？”

霸尔多洛听罗丝娜回答得头头是道，可是他心里一清二楚，他知道，她的回答都是谎言，他老实告诉罗丝娜说：

“好吧，小姐，以后我再到城里去的时候，一定要用两重锁把你锁在家里，这样我才放心。”

可是，这老家伙根本不懂得这一条真理：用锁来锁住姑娘的身体和心，都是枉费心机的。

伯爵化装成骑士模样，嘴里哼着“我们唤醒她吧”的歌儿，像半醉的样子，大胆闯进老医生的家里来了。伯爵看见老医生和罗丝娜都在场，他就故意胡言乱语起来，把霸尔多洛的名字一会儿念成意大利文“霸洛尔多”，一会儿又念成“霸尔加洛”，把老医生惹恼了。当老医生发怒的时候，他又唱起了歌：

满脸疙瘩，像块臊羊皮，

鼻子尖长，像个小丑相。

两只粗腿，长得怪模样。

说话粗声粗气，吞吞吐吐，

他的嗜好就是破坏一切，

结果他成了一个良好的医生。

老医生一看这个骑士来者不善，马上把罗丝娜打发进去了。可是老医生万万没有料到，这个骑士早就把自己的名字：兰多尔，神不知鬼不觉地告诉了罗丝娜，并给她看了一张纸条，罗丝娜心中有底，就马上进去了。

伯爵继续跟老医生胡缠，说自己也是医生，不过是联队里的一个兽医，专给马治病的。因为跟霸尔多洛是同行，所以上级把他送到同行家里来住宿。这一下，更惹恼了老医生，正当他们二人在发怒的时候，罗丝娜又进来了。伯爵拿出后勤司令官的介绍信，信里这样写道：

“……由霸尔多洛医生予以招待，供给膳食，安排住宿……以一夜为限。本联队的骑兵兰多尔，绰号‘大学生’。”

正当霸尔多洛在读着这封信的时候，伯爵和罗丝娜已暗暗交谈了几句。

霸尔多洛胸有成竹，不慌不忙。他现在已经免除了招待作战兵员住宿的义务了。可是伯爵不相信，非要他拿出证明来不可。正当霸尔多洛走向写字台去拿证明的时候，伯爵和罗丝娜已暗暗交换了信件。罗丝娜火速把信藏在围裙的小口袋里。

伯爵的目的已达到，就离开了老医生的家。

可是老奸巨猾的霸尔多洛早把这一切看在眼里了，等那位骑士一离开家门，他不客气地要罗丝娜把那封信拿出来瞧瞧。

霸尔多洛说：

“你想叫我上你的圈套，使得我不注意你那封信。没错儿，这封信准是某一个情人的情书，但是我一定要看看它，一定要看看它。”

罗丝娜的态度十分坚决：

“我绝不让您看，您如果走过来，我就逃出这所房子，不管遇上谁，我就请他收容我。”

霸尔多洛下定决心，非看不可：

“我们这儿不是法国。在法国，人家总是偏袒女人。但是，为了打消你狂妄的想法，我去把门关上。”

天哪！这可怎么办？看样子这老家伙非看不可了。老医生走去关门的时候，罗丝娜急中生智，把表哥给她的信放在小口袋里，把伯爵给她的信另外藏好了。

霸尔多洛气势汹汹地回来要看信了。罗丝娜就是不让他看，霸尔多洛火了，罗丝娜假装气得昏死了过去。霸尔多洛一边按着她的脉搏，一边就把小口袋里的信拿出来看了。一看，原来是她表哥的信，这是他昨天已看过的一封信很平常的家信。老医生不由得暗暗叫苦道：

“啊，天呀，是她表兄的信，我瞎疑心，真该死！现在应该怎么安慰她呢？至少不能让她知道我看了她的信。”

他偷偷把信放进了罗丝娜的口袋里。

对于这一切，罗丝娜都看在眼里，只不过她没有睁开眼睛而已。

罗丝娜苏醒过来了，还在叹气。

霸尔多洛懊悔不已，不得不向她赔礼道歉了：

“我承认，为了这封信，我做得未免太过分了。”

“那封信的问题倒好办！您无中生有，怒气冲冲跟人家要东西的方式，实在令人反感。”罗丝娜说。

最后，他只好下跪，请求罗丝娜饶恕：

“请你饶恕我吧。我很快就觉得这是我的不对，你看，我给你跪下了，

准备弥补我的一切过错。”

强中自有强中手，霸尔多洛在这一回合里，以失败而告终。

伯爵扮成大学生模样，第二次又登门了。老医生见此人闯进家来，十分吃惊。伯爵先自我介绍说：

“先生，我是大学生，阿隆左硕士……”

接着他自称是音乐老师巴斯勒的学生，特地带来口信，说巴斯勒得了急病，离不开床；又说巴斯勒托他转告一个消息：阿勒玛维华伯爵原住在大广场，今天早上已经搬走；还说罗丝娜小姐给他写过信。这一下霸尔多洛马上紧张起来了。为了取得老医生对他的信任，伯爵把罗丝娜写给他的信交给了老医生。信上是这样开头的：

“自从您告诉我您的名字和身分……”霸尔多洛仔细辨认了笔迹，果真是罗丝娜的笔迹，这一下，他对“大学生”的疑心病完全解除了。他感激他，还把他称呼为“亲爱的朋友”。伯爵又进一步跟他讲到巴斯勒正在跟一个律师谈论他和罗丝娜结婚的事，到明天，事情可以办妥当了。如果她敢抵抗这件婚事，我们就把这封信给她看。必要的话，他就会站出来对她说：“这封信是我从一个女人手里得来的，是伯爵给她的。”这一下，她就会又惊慌，又羞愧，又气愤，就能跟他这个老医生服服帖帖地结婚了。这一番“心腹话”，使老医生完全失去了警惕性，把他当做真是巴斯勒介绍来当罗丝娜的音乐教师的。霸尔多洛急着要把罗丝娜叫出来跟他见面，还要求他给罗丝娜上一堂音乐课。这真是伯爵求之不得的好机会啊！老医生想，今晚她为了那封信大发脾气，这一堂音乐课也许会使她消气的。

霸尔多洛进房去要把罗丝娜劝出来，哪知罗丝娜硬是不肯出来。两人在房间里大吵了一场，但是最后霸尔多洛还是把她从房间里拉了出来。霸尔多洛劝她说道：

“你听我说，我的孩子。他是阿隆左绅士，唐·巴斯勒的学生，同时也是他的朋友。唐·巴斯勒选定他当我们的结婚证人之一……音乐能使你的心情安定下来，孩子，你相信我的话吧。”

罗丝娜气鼓鼓地说：

“哼！关于这一点，您就死了心吧。今天晚上我还唱什么歌！……您不敢撵走的那位教师在哪儿？我可以用三言两语把他打发走。……”

她话未说完，一眼看见化了装的伯爵，不禁目瞪口呆。

“啊！天呀，先生……啊！天呀，先生……”

霸尔多洛以为她又犯病了，一时慌了手脚。唉、唉！这儿连一张椅子也没有，怎么办？他连忙去找椅子去了。这当儿，罗丝娜和伯爵很快交谈了三句话：

罗丝娜：“您太鲁莽了。”

伯爵：“我有千言万语要和您说。”

罗丝娜：“他一步也不离开我们。”

伯爵：“费加罗会来帮我们的忙。”

霸尔多洛很快搬来一张软椅，请罗丝娜坐下休息。霸尔多洛眼看罗丝娜刚才犯病的样子，认为今天晚上的音乐课不能上了。他只好向伯爵道歉。他向伯爵说第一声“再见”时，罗丝娜说：“不，请您等一等，我的病痛好一点了。”当老医生第二次向伯爵说“再见吧”的时候，罗丝娜表示她愿意上

音乐课来向霸尔多洛道歉。霸尔多洛为了使罗丝娜高兴，答应了罗丝娜的要求，而且还打算陪在她的身旁。

谁要这个老家伙陪着啊！

罗丝娜再三请求他不要陪，可是他非陪不可。

伯爵的音乐课开始了。罗丝娜唱着含着深意的歌儿：

爱神呀！

把春天

带回大地，

情侣的宝贵的春天呀！万物重生，

春天的火焰

深入花丛，

钻进了少年人的心。

瞧呀，羊群

出了小村；

漫山遍野

到处响着

羔羊的叫声。

它们跳跃；

万物孳生，

一切成长；

小羊啃着

含苞初放的花，

忠心的牧犬

护卫着它们。

但是，兰多尔呀！他那颗燃烧着的心！

希望有这种幸运，

获得那牧女的爱情！

……

霸尔多洛对音乐一窍不通，他一边听着一边打起盹来了。伯爵大着胆子拿起罗丝娜的手连连吻着……罗丝娜的心情异常激动，当她用“迭唱小调”唱到“同心合力，谨慎小心”时，她再也唱不下去了。声音一停，霸尔多洛又突然醒了过来，他认为这种大曲子没啥好听的，一下子高，一下子低，转来转去，噫、哦、啊、啊、啊，好像给死人送丧似的。他说：

“能不能教她唱我年轻时唱的那些小调，这些小调，谁都容易上口。我以前会唱，现在仍旧还会唱呢。”

说罢，这老头儿也边唱边跳起来了：

你愿意不，我的罗丝涅特，

挑选一个

最出色的丈夫？

……

他唱得正得意，费加罗来了，完全把他唱歌的兴趣打消了。老医生一看见费加罗，就想起那笔一百块钱的欠账，又想起罗丝娜带给费加罗女儿的糖果。他趁此机会盘问起糖果、信纸的事情来了。这完全是罗丝娜编造的谎话

呀！开始费加罗莫名其妙，不知所云，可是他马上意识到了是怎么回事，说：

“啊！啊！今天早上的糖果？我多糊涂，我怎么忘得干干净净了……啊！小姐，这些糖果好得很，美极了。”

老医生心中明白，他又在讲假话了。他开门见山地问道：

“说了半天，您到底为什么到这儿来？是不是还有什么信件，要在今天晚上交给小姐？说呀，要不要我躲开？”

费加罗同样也开门见山地回答说：

“说正经的，先生，我是来给您刮胡子的。今天不是您刮胡子的日子吗？”

费加罗要把霸尔多洛支使开，到他自己的房间里去刮，可是老医生偏偏不同意。

费加罗高声喊叫警觉、青春把刮胡子用的脸盆、水等东西拿来，可是这两个人还在打哈欠，打喷嚏。费加罗打算自己去拿来，但老医生的房门锁着，怎么进去呢？老医生解下一串钥匙想交给费加罗，可是又不放心，决心自己去取来。临出门时，他要求伯爵说：

“请您盯着他们两个，不许他们乱说乱动！”

这真是活见鬼了，费加罗原来打算乘老医生将钥匙交给他的机会，把罗丝娜房里百叶窗的钥匙取下来，可是这好机会失去了。他们三人正在懊丧的时候，老医生又急急忙忙折了回来。他对费加罗留在这儿，仍然一百个不放心。他把一串钥匙交给费加罗说：

“拿去吧，脸盆、肥皂等东西在我书房的书桌底下，其他东西千万不要拿。”

霸尔多洛认为自己这一招儿非常高明。可是正当他得意忘形的时候，他听见了楼梯上有打翻碗碟的声音。这可如何得了？那套漂亮的用具是他的心肝宝贝。这个费加罗也许把所有的东西都从楼梯上掉下去了。

霸尔多洛火速奔出门去了。

聪明的费加罗这一招儿真是妙！他把老家伙引出去以后，伯爵和罗丝娜就有谈心的机会了。伯爵将今晚爬登罗丝娜的百叶窗的决定告诉了罗丝娜，让她思想上有个准备。

霸尔多洛和费加罗一块回来了，霸尔多洛埋怨费加罗不该把东西都打碎，费加罗却埋怨楼梯上光线太暗，啥也看不清楚。

在这节骨眼儿上，音乐教师巴斯勒来了。巴斯勒的上场本该把伯爵和费加罗设置的骗局揭穿了。巴斯勒对自己的生病，对阿隆左硕士，对上音乐课，对请律师……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都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然而他在伯爵偷偷塞给他一袋钱的贿赂下，他也就只好装糊涂了。老家伙在伯爵和费加罗的摆布下，糊里糊涂地只好把巴斯勒送走了。

把巴斯勒送走后，费加罗要想法子当场戏弄霸尔多洛了。费加罗推了一张软椅过来，故意用围身布把霸尔多洛的视线挡住。这当儿，伯爵轻轻地在罗丝娜耳边说了一句话：“我们有了百叶窗的钥匙，今晚半夜里到你那儿来。”老医生大叫说把他的视线挡住了，费加罗不顾他的叫喊，在他脖子上围上围布，准备替他刮胡子了。老家伙忍无可忍，又心急火燎，一下子站起来走到两个情人后面，正听到伯爵在说话：

“我实在难受，眼看我的化名乔装又要落空……”

霸尔多洛无法再忍受下去了，他大叫起来喊道：

“好啊，你们就在我的眼皮底下，当着我的面，居然敢这样作弄我？”

罗丝娜觉得事已败露，也没啥好为自己辩护，就干脆摊了牌明说：

“我要公开宣布：我的人身和财产都被他非法侵占着，谁能把我从这个可怕的监狱里营救出去，我就把我的心和我的终身都奉献给他。”

这句话使霸尔多洛十分吃惊，他知道自己上了伯爵和费加罗的大当，气得发疯。费加罗和伯爵都溜走了，霸尔多洛像一条疯狗那样，还在大喊大叫：

“这些不要脸的勾引妇女的流氓！魔鬼派来的奸细！你们给魔鬼办事，让魔鬼把你们全部抓去吧……我发疯了……”

但发疯能解决问题吗？

霸尔多洛一经调查，事情都清楚了。原来巴斯勒根本不认识那位冒牌大学生。霸尔多洛决心干到底，要把罗丝娜娶到手。可是巴斯勒认为娶一个不爱自己的女人等于去冒戴绿帽子的危险。然而霸尔多洛认为：宁可让她嫁了我而哭，也不能叫我娶不到她而死。巴斯勒看他态度十分坚决，认为只有造谣才能解决问题。霸尔多洛想到阿隆左交给他的那封信，他决意利用罗丝娜的这封亲笔信来达到他卑鄙的目的。

霸尔多洛将那把万能钥匙交给巴斯勒说：

“我等着你们，不管是谁，除了公证人和您，晚上谁也休想走进我的家门。”

这天晚上，风雨交加，天气坏透了。

罗丝娜在房间里等着兰多尔，可是过了十二点，还不见人影。难道他会欺骗她吗？她心急如焚。

罗丝娜正在疑虑焦急时，霸尔多洛来了。他说有很紧急的事情要告诉她，他把阿隆左给他的那封信交给了罗丝娜。罗丝娜大吃一惊，立即认出那是她写给兰多尔的信。这封信怎么会落到老医生的手里呢？难道她被出卖了吗？老医生进一步向她指出：

“阿勒玛维华伯爵、费加罗和阿隆左他们一块儿安排了极其可怕的圈套，要把你拖入到深渊里去，使你永远翻不了身。”

至此，罗丝娜认为自己已看清了兰多尔的真面目，以为兰多尔将她出卖了。为了向兰多尔报复，她决意嫁给霸尔多洛了。罗丝娜还把今晚兰多尔要跳窗进来的计谋等统统告诉了老医生。霸尔多洛得到这些珍贵的情报，如获至宝。他立即去找人在房子附近埋伏好，找机会当场将兰多尔当贼逮住。

霸尔多洛欣喜若狂，他将要娶到罗丝娜到手啦！

伯爵和费加罗在风雨中一块爬进了百叶窗里，罗丝娜看见了这个忘恩负义的兰多尔，不觉怒火中烧，她怒气冲冲，又哭又嚷道：

“我本来是爱你的，我本来把分担你的不幸的命运作为我的幸福。可恨的兰多尔！我正想抛弃一切，跟你逃走，但是，你卑鄙地利用我的好心，却把我出卖给可怕的下流无耻的阿勒玛维华伯爵。这一切反倒使这个证据又回到我的手里来了，这说明我的意志多么薄弱。你认得这封信吗？”

伯爵看到了这封信，知道这完全是一场误会，他向她解释昨天利用了这封信才取得了老医生的信任，否则今天的见面也不可能了。伯爵一边解释，一边脱掉宽大外衣，他那件华丽的服装露出来了。他说：

“我就是阿勒玛维华伯爵，我爱您爱得发疯了，整整半年我到处寻找您，找得我好苦啊！”事情解释清楚了，罗丝娜转怒为喜，说：“我犯了多大的

错误啊！就在今晚，我正要嫁给那个老坏蛋呢。”

费加罗突然在窗口大叫起来：

“梯子被人家拿走了，我们回去的路给切断了。”

罗丝娜心慌意乱地叫道：

“医生欺骗了我，我什么都承认了，什么都泄露了。他知道你要到这儿来，他就要带着他的那帮人来抓您了。”

罗丝娜扑在伯爵的怀里叫道：

“啊，兰多尔……”

“罗丝娜，您爱我，我谁也不怕，我一定要叫您做我的妻子。我一定要痛痛快快地惩罚一下那个可恶的老头儿。”

这时候，公证人来了，巴斯勒也来了。糊涂的公证人以为伯爵和罗丝娜是一对未来的夫妇，就立即要他们签字，伯爵要求巴斯勒做第二证人，巴斯勒迟迟疑疑，不能决定，因为他是来给老医生和罗丝娜结婚作证的。伯爵马上递给他一大袋钱，他掂了掂钱袋的份量很重，马上答应道：

“现在没有什么困难了。”他立即签了字。伯爵和罗丝娜的结婚手续马上办好了。霸尔多洛一进门，看见伯爵吻着罗丝娜的手，费加罗拥抱着巴斯勒的情景时，他怒发冲冠，上前一把掐住公证人的脖子，大叫起来：“罗丝娜和这些流氓在一起！把他们全逮住。”

可是一切为时过晚了。他们都已签了字。“什么，巴斯勒！您已签了字啦？”巴斯勒老老实实地说道：

“有什么办法呢？这个奇怪的人口袋里有的是无法抗拒的说服力。”

唉！一切都完了。如果他再闹下去，连代管被监护人罗丝娜的财产权也保不住了。为了保住这笔财产，他只好乖乖地签了字。原来他跟巴斯勒是一丘之貉，都是爱钱如命的人啊！公证人到此才弄清楚，他同时要证婚的两位罗丝娜小姐原来就是一个人。

霸尔多洛懊丧地说：

“我这次所以会一败涂地，完全是太不小心，提防不够。”

费加罗对他的失败，一针见血地指出：“你完全说错了。青春和爱情同心协力地要骗一个老头子的时候，他无论怎样提防也是徒然无益的。这就叫做‘防不胜防’。”

《费加罗的婚姻》
(又名：《狂欢的一日》)

岁月流逝，过了几年工夫，阿勒玛维华伯爵已经成为安达卢西省首席法官了，罗丝娜也已成了名符其实的伯爵夫人了。费加罗呢，也成了伯爵的随身仆人了。

伯爵府里的人物可不少：

苏姗娜是伯爵夫人的第一使女，是一个年轻貌美、聪明活泼的姑娘。

马尔斯琳是伯爵府中管杂务的管家妇。薛侣班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小伙子，是伯爵的第一侍从武士。

巴斯勒跟着罗丝娜过来，现在是伯爵夫人的音乐教师了。

故事发生的时候，费加罗和苏姗娜已经变成一对情侣，快要结婚了。矛盾冲突就在这些主要大物之间展开。

费加罗和苏姗娜正在筹备结婚的时候，苏姗娜告诉了费加罗一个吓人的消息：伯爵要在苏姗娜身上秘密恢复农奴新娘“初夜权”。费加罗想想从前为伯爵出点子、想办法，冲破霸尔多洛的重重障碍，让他娶到了年轻美貌的罗丝娜为妻，如今伯爵恩将仇报，反而要在他自己的未婚妻身上打起主意来了。这叫他怎么受得了呀！他细细考虑了这件事，决定把他的婚礼提前举行，免遭意外；另外要把痴心爱他的马尔斯琳调开；再，要把那帮助伯爵寻欢作乐的音乐教师巴斯勒狠狠揍一顿！

可是生活是那么错综复杂，不可思议！

伯爵把罗丝娜搞到手以后，对她冷淡了。他现在只想打主意如何从苏姗娜身上秘密恢复“初夜权”的封建特权。

马尔斯琳徐娘半老，风韵犹在。音乐教师巴斯勒对她发生了兴趣，可是马尔斯琳对他没有好感。她跟老医生霸尔多洛过去有过一段恋情，他们还有爱的结晶，生下一个小宝宝名叫爱玛汝爱勒。可是小宝宝早被强盗拐去，至今下落不明。有一天，她把霸尔多洛找来，想跟他重修旧好，正式结婚，可是老医生不愿意了。她退而求其次，请求老医生帮助她跟费加罗结婚，因为她看上年轻聪明的费加罗了。在她眼里，费加罗是那么可爱、漂亮、愉快、活泼、豪爽、大方……她跟霸尔多洛商量，为达到她跟费加罗结婚的目的，只好使用造谣的手段。她要设法使苏姗娜继续拒绝伯爵的要求，从而使伯爵反对费加罗跟苏姗娜结婚。这样，她的婚事就稳当了。

正当马尔斯琳高声地大叫“要跟他结婚，跟他结婚！”时，苏姗娜进来了。为了争夺费加罗，马尔斯琳醋性大发，跟苏姗娜吵起来了。两个女人，你一句，我一句，谁也不肯让谁。马尔斯琳一把拉住老医生的手，气鼓鼓地说道：“我们去吧，大夫，我实在受不了啦！再见吧，小姐！”可是苏姗娜绝不害怕这个老巫婆。她气得把手里的袍子扔在一张椅子上，连要来房间里取什么东西也想不起来了。

偏偏这时候，薛侣班闯进来了。这个年轻的有点女性美的侍从武士是个好色之徒，他非常喜欢在女人堆里鬼混。他在门口已足足呆了两个小时了，等马尔斯琳和霸尔多洛一走，他马上就踏进门来了。他向苏姗娜诉苦说：

“你要结婚啦，我可要被伯爵撵走啦。”

原来薛侣班昨天晚上，在苏姗娜的表妹芳舍特那里教她练习今晚庆祝晚会上要她担任的天真女郎的那个角色时，被伯爵闯进门来看到了；他看见薛

侣班和芳舍特鬼混在一起，也醋性大发。他当场回报薛侣班道：“滚出去！从明天起就不许你呆在府第里。”如果伯爵夫人、他的教母劝不了伯爵收回成命的话，他就只好滚蛋，永远看不见苏姗娜了。薛侣班这次来找她，是希望她在伯爵夫人面前为他讲一句好话，但是他见苏姗娜手里拿着的一顶“幸福”帽子和一条丝带时，他的眼睛马上发亮了，因为这两样东西都是在夜里紧紧挨着美丽的伯爵夫人的头发的。他马上厚着脸皮说：

“我的心肝，把那根扎头的丝带送给我吧！”

说罢，薛侣班把丝带抢了过去。

这是女主人的丝带，怎么可以让他拿去？苏姗娜一定要抢回来。她心里想着：这家伙再过三四年，一定会变成最坏的小无赖的！

薛侣班拿出一张歌谱来说道：

“我将歌谱调换你的丝带，将来我回忆跟你在一起的日子，我会感到舒畅快乐的。”

苏姗娜把歌谱接了过来，骂道：

“你这个不要脸的小贱贼，你在芳舍特家里被大人抓住了，如今你又想追求太太，现在你又对我瞎胡缠！你到底安的什么心？”

薛侣班说出了他的老实话：

“这些日子来，不知怎么的，我一看见女人就心跳。一听见爱情和肉欲这些字眼儿，就坐立不安。我只想对人说：‘我爱你’，对你说，对你主人说，对树说，对云说；昨天，我看见马尔斯琳，甚至也想对她说。”

苏姗娜听了他的疯话，大笑了起来：“你真害了疯病了。”

苏姗娜想把丝带夺回来，薛侣班转身逃走了。过了一会儿，薛侣班想吻吻苏姗娜，又反转身来追她了，苏姗娜一边逃，一边骂：

“你敢走近来，我就给你一千个耳光，我还要到太太那儿告你一状，还要亲自到伯爵大人面前告你，说你老想拥抱我。”

他二人正在一追一逃之际，伯爵走进来了。薛侣班马上慌里慌张地跳到沙发后面躲起来了。苏姗娜马上走近沙发，挡住薛侣班的身子，不让伯爵看到。

伯爵以为只有苏姗娜一人在房间里，马上对她说道：

“亲爱的，我爱你，我只有很短时间跟你谈谈我的心事。你听着。”说罢，他就坐在沙发上了。

他拿住苏姗娜的手说：

“你知道，国王已任命我当驻伦敦大使。我要带费加罗同去，我要给他一个很好的位置……”

苏姗娜说：

“啊，我能跟你说说我想说的话吗？”

伯爵以为她会说一些好听的活，忙把她拉近身边说：

“说呀，说呀，我的亲爱的，你蛮有权利支配我一辈子，今天你就行使这个权利吧。”

“我可不要这个权利，我要求你离开我。过去你从老医生手里把太太弄到手时，你说过，为了爱她，你放弃了那可贵的贵族权利……”

伯爵毫不羞耻地说：

“这个权利有什么可怕？它是多么可爱呀，要是黄昏时候你到花园里来跟我聊一聊这个权利，我会大大酬报你那美妙的感情的……”

这时候突然响起了巴斯勒在门外大声跟别人谈话的声音。眼看巴斯勒要进来了，伯爵慌忙躲到沙发后面去，与此同时，薛侣班又从沙发后面飞速跳到了沙发上面，把身子蜷伏起来，苏姗娜又急忙用带来的袍子盖在这位侍从武士的身上。这一切干得那么利索、敏捷，伯爵毫无觉察到薛侣班就在他的身边沙发上。

苏姗娜正站立在沙发面前的时候，巴斯勒进来了。他以为只有苏姗娜一人在场，他脏话连篇，谈着谈着，一直谈到小侍从武士薛侣班编小曲为了取悦太太，吃饭也盯着太太看，他两只眼睛充满欲火不怀好意，大家都在谈论他……伯爵再也听不下去了。他情不自禁地从沙发后面站了起来，说道：

“赶快，巴斯勒，把他撵走！”

巴斯勒大吃一惊，他压根儿没有想到伯爵会躲在沙发后面的。苏姗娜神情慌乱，大叫：“天呀，天呀！”

伯爵和巴斯勒要扶她坐在沙发上，苏姗娜更急了。她一把推开他们，骂道：

“我不要坐。你们这样随随便便走进人家的屋子，多么可恶！”

伯爵决意要立即辞退这个好色的侍从武士。他对苏姗娜详细谈到了昨天去芳舍特家的情况：

“我敲门，等了好半天门才打开。你的表妹神色仓皇，我起了疑心。我跟她说话，一面说，一面留心看；发现在门后面有块东西，有点像布帘子，也有点像包袱皮，我说不清是什么，盖着一些衣服什物的。我装作没事儿的样子，慢慢地、轻轻地拉开那块布帘……”

他一边说，一边就模仿当时的动作，他无意中拉开了沙发上面的袍子。这一下，可露了馅儿了——薛侣班露了出来。天呀，这是怎么回事呀？难道主子和侍从都是同路的货色么？巴斯勒禁不住大笑起来，伯爵却沉着地说道：

“这个把戏和昨天的一模一样。”

他转身来对苏姗娜说：

“妙极了，原来你是为了要招待我的侍从武士，所以才不要有人跟你在一起。”

他又转身对薛侣班叫道：

“好哇，你这位少爷，贪色成性，劣性不改，你好不尊敬你的教母！今天连费加罗的未婚妻也要调戏，简直太不像话。”

伯爵越说越气，苏姗娜连忙进行解释，但叫伯爵怎么能相信呢？全是一套鬼话！薛侣班也上前进行解释，伯爵全听不进去了。他正在暴跳如雷的时候，费加罗连同伯爵夫人、芳舍特以及一大批男男女女的乡下人都涌进来了。他们是来当面感谢伯爵取消“初夜权”的封建特权的。费加罗故意高声叫道：

“把这样一位好主人的美德宣扬出去，现在该是时候了。这个美德今天对我的好处是那么大，因此我很想开个头，在我举行婚礼的时候庆祝它一下。”

伯爵有苦难言，他只好假惺惺地对大家道：“废除一种可耻的权利，只不过是履行了我们在道义上应尽的责任。”费加罗拉着苏姗娜的手。当众向伯爵表示感谢：

“您的贤明保全了这位少女的贞节，请您答应，让她公开地，从您的手里，接受这顶用白羽毛和白丝带装饰起来的处女冠，这是心地纯洁的象征。”

以后所有的婚礼，望您规定都采用这个仪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感谢大人的恩德吧。”

这时候全体男女都叫了起来：“感谢大人的恩德。”

伯爵夫人也夹进来向伯爵叫道：

“我也加入他们的行列一起向您请求，伯爵，这个仪式对我永远是宝贵的，因为它的起因是出于您对我的爱情。”

“不，不，这是出于我永远对您的爱情，太太。”伯爵说。

这时候全体男女都欢呼了起来：

“万岁！”

这一下，伯爵自己只好硬着头皮当众表了态，再也无法翻悔了。但他对薛侣班仍不饶恕，后来他在伯爵夫人的请求之下也饶恕了薛侣班，并派他在联队里带一连人。但有一个条件：他得马上动身去加泰隆。

伯爵夫人见薛侣班马上要走，心里有点激动起来。

芳舍特突然提到马尔斯琳对霸尔多洛很生气，费加罗担心她也许会来骚扰他的婚事的。

伯爵心中早就有数：她一定会来骚扰的。

结婚仪式已经决定。为了今晚的庆祝晚会，费加罗布置大家练习每人自己担任的角色。薛侣班也想留下来参加庆祝活动。费加罗暗中交代他假装骑马动身出发了，到了半途再徒步回来，这样伯爵就不会对他疑心了。费加罗向他担保事后决不让伯爵生他的气。薛侣班也就放心地留下了。

晚会如何进行？伯爵是否就此罢休？好戏还在后头呢！

伯爵夫人把苏姗娜找来问明了丈夫在苏姗娜房里的情况以后，知道丈夫已见异思迁不再爱她，而且还在打苏姗娜的主意。苏姗娜如果不答应他的要求，他就要利用马尔斯琳来破坏她跟费加罗的婚姻。伯爵夫人下定决心要帮助她跟费加罗完婚。她看出只有费加罗才有办法战胜伯爵的阴谋诡计。

一俟伯爵带着猎队出发去打猎时，费加罗就来找伯爵夫人和苏姗娜商量了。他们三人决意共同设法来作弄贪色的伯爵大人。费加罗告诉她们说，他已托人交给巴斯勒一张匿名条子，要他去通知伯爵，说跳舞的时候有一个情人要来会见他的夫人。这一下，伯爵就会急得坐立不安了。同时他要求苏姗娜，要设法让伯爵知道，黄昏时候她要上花园去。实际上不是苏姗娜去，而是让薛侣班穿上苏姗娜的衣服去花园跟伯爵幽会。到那时候我们当场抓住他，那时候好戏就有得看了。原来费加罗让薛侣班留下是早有打算的。薛侣班按照费加罗的指点来到了伯爵夫人和苏姗娜那里。苏姗娜提议先叫薛侣班唱唱他为美丽的教母、伯爵夫人编的小曲子，伯爵夫人也很想听听他到底为自己编了什么好听的曲子。苏姗娜弹起了吉他，薛侣班就唱起来了：

我的战马喘着气，
跑到东来跑到西，
任凭战马之所之，
无侍从又无马夫；
在这儿，泉水之旁，
想念我的教母，
想得我泪满襟。
我的心好苦，好苦！
我在榛树上刻字，

单刻她的名字，
我的心好苦，好苦！国王恰巧经过，
带着侍从和僧侣。
王后问：——侍从武士，
谁给你折磨苦恼？
谁使你痛哭流涕？
——禀告王后和陛下，
我有过一个教母，
我永远永远敬爱她，
我爱她会爱到死。
我的心好苦，好苦，

……

伯爵夫人被他的歌声感动了。

苏珊娜走到薛吕班面前，和他比了比身子，说：“别唱了，军官少爷，把我的衣服穿在你的身上，看看合身不合身？”

伯爵夫人吩咐苏珊娜道：

“你到我的梳妆室去把我的帽子拿来替他戴上吧！”

苏珊娜把那顶漂亮的女帽拿来替薛吕班戴上，薛吕班更像个女人了，显得那么可爱、美丽。苏珊娜拧了一下他的下巴说：

你“嘿……看这个娃娃扮起女人来多美呀！连我都要妒忌了。”

伯爵夫人看了薛吕班的模样也十分高兴。她亲自来卷起薛吕班的袖口，发现他手臂上缚着一根丝带。这是她的丝带呀！怎么会到他的手臂上去？她好生奇怪，苏珊娜连忙解释说：“他这个痴心鬼，刚才从我的手里夺去的。”

伯爵夫人发现丝带上还有血迹。这又是怎么回事？

薛吕班忙解释说：

“早上我打算动身时，手臂被马缨擦伤了。”

伯爵夫人又吩咐苏珊娜道：

“你快把梳妆台上的胶布拿来替他裹上吧。”

苏珊娜离开了，薛吕班突然跪在伯爵夫人的面前。

苏珊娜回来时，薛吕班赶忙站了起来。她把胶布和剪刀交给了伯爵夫人。

伯爵夫人又吩咐道：

“你再去把你的衣服取来给他穿上，再把另外一顶帽子的丝带也拿来。”

苏珊娜又离开了。这时候，薛吕班又跪了下来，恳求伯爵夫人道：

“您给我拿走的那一条丝带，很快就会治好我的伤口的。”

“丝带有什么功效？胶布才有用呢。”伯爵夫人说。

“您那根丝带……扎过一个女人的头，或者说挨过一个女人的皮肤……一个……”薛吕班吞吞吐吐地说。

伯爵夫人打断他的话头：

“一个跟你不相干的女人用过的丝带，对伤口会有好处吗？你这个小傻瓜！”

“谁说跟我不相干？唉唉，您把那根丝带留下了，我却要离开这儿了。我是多么的不幸呀！”说着说着薛吕班哭了起来。

伯爵夫人被他的痴心搞得心里也不是滋味，忙用她的手帕替他擦擦眼睛说：

“住嘴，孩子，你说的话没有半点道理。你不是永远离开我的呀。”

正说着，房门被敲得咚咚直响。薛侣班又马上站了起来。

“您干吗把自己锁在里面。”这是门外的声音。

这显然是伯爵的声音。天呀！薛侣班没穿外衣，脖子、胳膊都光着……这种乱糟糟的样子，伯爵看见了会怎么说？怎么想？唉唉……伯爵又在门口大叫起来：

“您怎么不开门？”

伯爵夫人乱了套：“是因为……我只有一个人……”

伯爵：“一个人！那么您跟谁在说话？”伯爵夫人更慌了：“……毫无疑问，跟您说话呀。”

薛侣班也急死了：“刚出了昨天和今天早上的岔子，如果我再被他看见了，他会马上杀死我的。”

他急中生智，冲进了梳妆室，立即把门关上。伯爵夫人赶忙把梳妆室锁上，钥匙拿掉藏在自己身上。

房门打开了。

伯爵看见伯爵夫人说话吞吞吐吐的模样，感到非常奇怪：

“您的脸色、声音全变了。怎么回事？”“这没有什么奇怪的……一点都不奇怪……我敢这么说……我和苏姗娜正讲起了您……我跟您说，她到她的屋子去了……”伯爵夫人吞吞吐吐地说。

伯爵见她语无伦次，结结巴巴，疑心病更大了。在这紧张时刻，偏偏薛侣班在梳妆室内弄翻了一张椅子，发出了巨响。

“这是什么声音？”伯爵大声问。

“我猜想，有人弄翻了一张椅子。”太太说。

“太太，梳妆室里有人。谁在里面？”伯爵气势汹汹地问。

伯爵夫人更加心慌意乱了：

“呃，不过……很显然，是苏姗娜，她正在收拾东西。”

“什么？是苏姗娜？您刚才不是说她到她屋子去了吗？”

这一下把伯爵夫人问住了。

伯爵决心要打开梳妆室，揭开这个谜。这时候苏姗娜突然轻身进来，看到伯爵和伯爵夫人的模样，赶忙跳进墙凹处藏了起来。伯爵决心踢开房门，看个究竟。“来人哪！”伯爵大叫起来。

伯爵夫人也大叫了起来：

“您把佣人叫来，把您的疑心病弄成公开的丑事，岂非让整个府里的人笑话吗？”伯爵细想了一下，觉得夫人的话也有道理。他忙把通向女佣人的那个房门锁上，然后拉住夫人的手说：

71 “你不肯开门，现在你跟我一起出去，去把打开门的东西拿来。”

伯爵和夫人出去了。苏姗娜赶紧出来对着梳妆室的钥匙孔说道：

“快开门，薛侣班，我是苏姗娜。”薛侣班出来了。他吓得面如土色，完全吓昏了。

“赶快出去，一分钟也不能耽搁！”苏姗娜说。

可是周围的门都锁住了，从哪儿出去？薛侣班朝窗口走去，说：

“除非跳窗，别无他法。我可不愿意连累我的教母！”

苏姗娜一看窗口离地面有一层楼房那么高，忙大叫起来：

“不行！不行！唉唉，我的可怜的主人呀，我的婚姻呀，天呀！……”

她完全六神无主了。苏姗娜话未说完，薛侣班早跳出窗外了。苏姗娜见薛侣班安全地跳下楼，并且跑得老远了，她才放心了。她马上躲进了梳妆室，暗暗想道：

“我不说话，大人，看您怎办？”

伯爵和伯爵夫人重新回进房来。伯爵将钳子扔在沙发上说：“还是我来砸破这扇门，还是你主动把门打开？”

伯爵夫人这时候突然发问道：

“您认为我会不会守妇道？”

“随您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太太，但是我一定要看看梳妆室里面到底藏着的是谁？”伯爵夫人内心万分恐惧，恨不得地下有洞钻进去。可是伯爵步步紧逼：

“那么，里面不是苏姗娜？”

“至少，也不是一个……”

“是个男的？”

“是个孩子，伯爵。”

“是谁？我非杀死他不可。”

“我不敢说出他的名字。”

“您快说。”

“是个年轻的……”

“到底是谁？”

“薛……侣……班。”

伯爵一听这个名字，马上暴跳如雷；他想起早上的事情，为什么夫人对薛侣班的离开那么动感情；这一切不是都说明问题了么？他对着梳妆室狂叫道：

“滚出来，倒霉的小鬼！”

伯爵夫人抱住他的腰，拉开他说：“我求求您别乱疑心人，回头您看见他衣冠不整，请别以为……”

衣冠不整？伯爵心乱如麻。

伯爵夫人只好坦白交代说：

“他准备男扮女装，戴上我的帽子，他单穿短褂，没穿外衣，敞着领子，光着胳膊，他正要……”

伯爵听不下去了。他大骂夫人是“不要脸的女人”，“下贱的女人”……

伯爵夫人横下一条心，把钥匙交给了伯爵，说：“请您答应我，放走那个孩子，千万别伤害他。”

伯爵什么话也听不下去了，他怒气冲冲地走去开门的时候，夫人倒在椅子上了，她将手帕放在眼睛上面。

她等待着伯爵对她最严厉的咒骂和惩罚。然而——房门打开，走出了苏姗娜！

这一下使伯爵傻了眼啦！也使伯爵夫人目瞪口呆！

苏姗娜笑着说：

“‘我非杀死他不可’，好，你就杀我吧！”“这……”伯爵退后几步说不出一句话，可是他以为里面还有一个人藏着，又上前几步，冲进去搜查了。苏姗娜忙走近夫人旁边轻声说道：

“放心吧！他刚才已跳出窗外，走得远远的了。”

伯爵夫人放心了，她马上装出生气的样子。伯爵出来以后，笑嘻嘻地走到夫人面前赔礼说：

“我错了。太太，这场喜剧，你演得真好。”

伯爵夫人不理不睬。

“这个玩笑闹得多凶！您的动机是什么？我求您告诉我……”

伯爵夫人依然不声不响。显然她生气了。伯爵又转身问苏姗娜：

“我刚才叫你，你干吗不出来？”

“我要把衣服重新穿上，要把许多别针别上，而且太太禁止我出来……当然她有她的道理。”苏姗娜冷静地说。

“别再提我的错误了，你还是帮我劝劝太太吧。”

伯爵夫人说话了：

“像这样严重的侮辱，叫我怎么受得了！我要进修道院去了。”

伯爵向太太恳求道：

“可怜可怜我吧！”

“您可没可怜过我呀。”伯爵夫人冷冷地说。

后来伯爵赔了许多不是，伯爵夫人才原谅了他，并向他伸出了手。伯爵热烈地拿起太太的手吻了起来。这一场惊险的场面至此才化险为夷。

然而，一波刚平，一波又起。

费加罗又跑来了。他带了男女年轻的农民乐队来见伯爵，要求伯爵命令他们为他和苏姗娜的婚礼奏乐。伯爵还在气头上，伯爵夫人告诉他那场玩笑已经告一段落，费加罗也就不再说下去了。伯爵夫人对伯爵说道：

“得了，大人，他们那种急不可待的心情是很自然的。我们进去参加他们的婚礼吧。”

可是伯爵仍然不甘心失败，他还在等待着马尔斯琳来破坏他们的婚礼。

可巧，那位管园子的安东尼奥走进来了，他醉醺醺地谈起刚才有人从窗口跳下把园子里的丁香花压得一塌糊涂。苏姗娜担心这个老头子会在醉话中把薛吕班的名字说出来，她低声对费加罗说，要他注意，别让这个老头子乱说话。这时候，伯爵发着怒问醉鬼道：

“哪个人？哪个人？他在哪儿？”

安东尼奥正要说出来，费加罗赶忙打断他的话，说：“你还要喝酒吗？”

一谈起酒，安东尼奥又东拉西扯起来了。伯爵又把话题拉了回来，说：

“你说从窗口跳下一个人，他是谁呀？”“一个穿白短褂的家伙……”

“后来呢？”伯爵急着问。

“我要去追他，但我在栏杆上撞了一下，手撞得发麻发痛……”

“你认出那个人吧？”

“啊，认得出……”安东尼奥接着又否定了自己的话，“我要是刚才看清楚就好了。”费加罗知道他没认出那个人，就站出来说话了：

“那个人就是我。”

但安东尼奥疑惑地说：

“刚才看见你好像矮得多，小得多呢。”“唉，”费加罗辩解说，“跳下去缩成一团，看起来当然又矮又小了。”

但安东尼奥坚持说：

“也许是瘦猴精侍从武士。”

“是薛侣班？”伯爵急忙问。

费加罗插进来说：

“对，也许他早就骑马回城来了。”“啊，不，我没看见他骑马跑回来……”
安东尼奥又把费加罗的话否定了。

伯爵急死了。他弄不清那个人到底是谁。费加罗马上解释道：

“刚才我在女佣人屋子里，穿着白短褂，天气怪热的，但后来一想起那张纸条，害怕得不得了，我就不加思索地从窗口跳下，这样就把我的右脚摔痛了。”

他假装搓起脚来。安东尼奥忙拿出一张纸条来说：

“这纸条肯定是你跌下地面的时候从你的短褂飞出来的。”

伯爵一把将纸条抢过来折好了。他拿住这个把柄等待费加罗说出老实话来。他冷冷地说：“你不至于忘记这纸上写的什么吧。”

费加罗忙从口袋内掏出一把纸说：

“我的纸张很多，这是马尔斯琳的信，整整四页，这是一张请求书……这又是一张家具清单……”

伯爵打开手上的纸条在端详，费加罗正在发窘，伯爵夫人低声传话给苏姗娜，苏姗娜又低声传话给费加罗说：“是委任状。”

伯爵问道：“这是什么？你记不起来了？”

安东尼奥也故意走近费加罗身边问：

“大人问你是不是猜不出来了？”费加罗故意大声叫了起来：

“啊，啊，啊，一定是薛侣班的委任状，他交给我，我忘了还给他。啊啊啊啊，我这糊涂虫。他没委任状怎么办呢？我赶快……”

伯爵狡猾地问：

“他干吗将委任状交给你呢？”

这一问，费加罗发蒙了。

“他……他说委任状上要填点什么。”“填什么？”伯爵逼着问。

伯爵夫人、苏姗娜又轻轻传话过来了：“填印。”

费加罗换了一个词说道：

“也许，应该打上您的纹印。”

伯爵恼怒地把纸条揉烂了，恨恨地说：“反正你这个家伙，什么也不肯老实说出来的。”

伯爵虽然又失败了，然而他没有吩咐婚礼可以举行，弄得费加罗也十分难办了。

这时候马尔斯琳进来了。

马尔斯琳怒冲冲地来找伯爵，要求伯爵别让他们结婚，因为她和费加罗有约在先，费加罗还不了欠她的款，就得和她结婚。伯爵认为报复的机会到了。费加罗为了欠款该不该跟马尔斯琳结婚，两人争吵了起来。

伯爵决心让他们二人到法庭去解决这件纠纷。他要巴斯勒到镇上去把陪审员找来。巴斯勒认为派他去找人，有失他这个音乐教师的身分。这时候牧童格利普·索莱日上前来说：“要是大人喜欢的话，让我去找吧。”伯爵转身对巴斯勒说：

“好，你陪他去吧，一路上弹弹吉他，唱唱歌，让他开开心心。”

伯爵说完走掉了。巴斯勒才不愿替他们的婚礼帮忙呢，因为他想跟马尔斯琳结婚。他关照费加罗在他回来以前，千万别作出任何决定。巴斯勒拿起

吉他要走的时候，费加罗拉开嗓门为他的未婚妻唱起了“啦咪啦”的歌：我不爱黄金万两

我喜爱苏松（苏姗娜爱称）

聪明贤惠。

松松松，

松松松，

所以，她的柔媚

主宰着呀

我的灵性。

松松松，

松松松。

一场虚惊过去以后，伯爵夫人认为薛侣班非走不可了，如果伯爵在府第里再碰见那个孩子，那可不得了啦。她不能再让薛侣班替苏姗娜上花园去跟伯爵幽会了。她觉得自己化装成苏姗娜的模样去花园跟伯爵幽会，那就更有好戏看了。这样可以再次证明伯爵对她的不忠实。苏姗娜认为这个主意非常好。伯爵夫人再三关照苏姗娜这件事要秘密进行，别让费加罗知道。并且要苏姗娜赶快通知伯爵，说她要上花园去。这样，马上可以把这个虚情假义的伯爵的假面具撕下了。苏姗娜快乐地大叫起来：

“太太，您的计谋太好了。它将连接一切，结束一切，合拢一切，不管发生什么事，我的婚姻是稳稳当当的了。”

可是费加罗为了欠马尔斯琳那笔倒霉的钱，非得上公堂不可了。

伯爵是首席法官，他当然是想使费加罗败诉，让他跟那位女管家马尔斯琳结婚，这样，他就容易把苏姗娜搞到手了。

请来的陪审官唐居斯曼·比利多阿生是位糊涂的法官。他办案糊里糊涂，说话又结结巴巴。那位法庭书记员，外号叫“两只手”，他是两面讨好的两面派。费加罗的案子在这帮人的手里还能审理清楚吗？

伯爵越想费加罗跳窗的事，疑点就愈多。另外，他也不清楚费加罗究竟是否知道他已爱上了苏姗娜。其实，费加罗对伯爵的卑鄙打算，早就心中有数了。他过去帮助伯爵从老医生那里娶来了罗丝娜，如今伯爵竟然要让他的头上长角，他如何能容忍呢？

伯爵一定要让费加罗在法庭上败诉。他向费加罗问道。

“你和马尔斯琳打官司，希望打赢吗？”

“我先问你，我愿意娶一个年轻姑娘，拒绝娶一个老姑娘算不算犯罪？”

“你可知道法律是大公无私的？”

“我们的法律只是对大人物宽容，对小人物严厉。如何谈得到大公无私？”

伯爵心中暗暗骂道：

“他竟敢藐视法律，我要他非娶管家婆不可。”

比利多阿生法官到了，马上要开庭了。苏姗娜匆匆忙忙跑来告诉伯爵说太太气闭症又发作了，特来取那瓶以太药水的。伯爵将那瓶药水交给苏姗娜，苏姗娜乘机向伯爵索取已答应给她的那笔结婚费，以便还清费加罗欠马尔斯琳的账。伯爵向她提出了黄昏约会的条件。苏姗娜笑着点点头答应了。

“那么，你答应我了？我们说定了吧，我的心肝：没有约会就没有结婚费，你们也就别打算结婚。”伯爵高兴地说，“你的主妇还等着这瓶……”

苏姗娜扑哧笑了起来，把那瓶药水还给伯爵说：“夫人没有病。你想想，我不找个借口来看你能说这些话吗？”

伯爵乐不可支，想拥抱这个妙人儿，可偏偏有人走了进来。来人正是费加罗，他刚看见苏姗娜在跟伯爵谈话，怎么一下子又跑开了。他在后面追她，苏姗娜只回答他一句话：“你的官司已经打赢了。”费加罗摸不着头脑，正想再问几句，苏姗娜已无影无踪了。

可是苏姗娜那句话偏偏被伯爵听到了。“你的官司打赢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难道我又上了他们的圈套？你们这两个坏蛋，我一定要惩罚你们！

马尔斯琳和霸尔多洛一起来向陪审官比利多阿生陈述案情。他们说了半天，这个陪审官结巴了半天，还未搞清楚案情。马尔斯琳用最简单的话说道：

“我要费加罗娶我，”

“我懂——懂——懂得很清楚。他呢，他肯——肯娶——娶你吗？”法官问。

“他不肯，老爷，所以才打官司。”“你告谁？”糊涂法官问道。

“告那个没有信用的小伙子。”马尔斯琳说。

这时候费加罗进来了。陪审官一见这个小伙子，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面。费加罗说在他的太太家里见过面。他在塞维勒侍候过她。首席法官伯爵也来了。今天案子可不少，审判人员、律师们、书记员、当事人、旁听人员都到了。

审判开始。

书记员“两只手”宣读第一个案子：“显贵唐彼得·乔治控告年轻戏剧作家阿隆左·卡勒得隆。案情是为一部失败的喜剧。原告和被告都否认这个作品是自己写的。”“他们俩都有理。原案撤销。”伯爵说。“两只手”拿起第二张状纸，宣读道：“农民安得累·培特卢契控告省里收税员。案情是非法征收租税。”

“这个案子不在我的管辖范围之内，不予受理。”伯爵说。两只手”拿起第三张状纸道：

“马尔斯琳控告费加罗。她对费加罗结婚提出抗议。霸尔多洛替原告辩护，费加罗替自己辩霸尔多洛把费加罗借款的字据念了一下：“立字据人费加罗借到马尔斯琳二千比亚斯特（西班牙货币名）。她一提出要求，他就得把款如数还给她并娶她为妻，以表示感谢。”费加罗立即提出异议：

“字据上没写‘把款如数还给她并娶她为妻’，而是说‘把款如数还给她或娶她为妻’。这差别可大了。”

是“并”还是“或”，霸尔多洛和费加罗争执不下。

“两只手”拿起字据来念，他呢呢啊啊了半天，说：“并……或……并……或……这个字看不清楚，上面有块墨迹。”

霸尔多洛和费加罗为了这两个字在法庭上大吵起来。法官们也弄得无法决定谁是谁非。这时候伯爵站起来宣判道：

“根据字据上写的，法庭判决被告还给原告二千比亚斯特，否则就在今天娶她。”费加罗马上提出抗议道：

“我决不娶她。我从前还是个贵族呢。”霸尔多洛叫道：“你非娶她不可。”费加罗也叫了起来：“没有我的显贵的爹娘同意，我决不娶她为妻。”

大家都笑了起来。费加罗的牛皮吹得太大了。小小理发师，难道还有显贵的爹娘？霸尔多洛和伯爵都要他拿出证据来。

费加罗说：“我是一个被丢失的孩子。爹娘在我身上做了特殊印记，可以证明我是一个多么宝贝的儿子。我的胳膊上面有象形文字……”马尔斯琳惊叫了起来：“你的右臂上画着一把刀？”

费加罗大吃一惊：“你怎么知道的？”马尔斯琳大叫了一声：

“天呀，就是他。”

霸尔多洛莫名其妙也叫了起来：

“他是谁？”

马尔斯琳激动地大叫起来：

“就是我们丢了几十年的孩子爱玛汝爱勒。”

这时候轮到费加罗大吃一惊了。

霸尔多洛指着马尔斯琳对费加罗说道：“这就是你的亲娘！”

马尔斯琳指着霸尔多洛对费加罗说：“这就是你的亲爹！”

费加罗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这时候陪审官结结巴巴说道：

“这就很——很明白了，他——他——他不能娶她。”

霸尔多洛也说了一句：

“我也不娶她。”

霸尔多洛认为过去跟马尔斯琳的关系是可悲的误会。他绝不愿意娶她为妻。马尔斯琳见霸尔多洛如此忘恩负义，竟在法庭上对霸尔多洛拉诉起来了：

“我不否认年轻时期所犯的这个错误，我生来要做一个贤淑闺女的。但那个年龄会有很多幻想，又毫无生活经验，又受着穷困的致命打击；我又被一帮一帮的男人紧紧包围着，叫一个女孩子怎么抵挡得了？在这儿坐在审判席上的男人，他一生里不知葬送了多少不幸的女人！你们男人岂止是忘恩负义，而且你们以蔑视的态度来侮辱女人。我们女人年轻时代的种种过错，受惩罚的不应该是我们，而是你们和你们那些法官。……”

马尔斯林的这番话，法庭里的人，包括伯爵在内，都觉得说得有理。

费加罗听了也深表同情，他上前去叫了一声亲娘，就跟她拥抱在一起了。

这当儿苏姗娜手里拿着一个钱袋，急急忙忙跑进来。她大叫道：

“大人，停一下，别叫他俩结婚。我来用我

主妇给我的结婚费还清马尔斯琳的欠款。”但苏姗娜一见费加罗和马尔斯琳拥抱在一起，醋坛子马上打碎了，她怒气冲冲要离开，费加拉拉住她说：

“请你别走。你看见了什么啦？”

苏姗娜气鼓鼓地说：“我全看见了，你是个卑鄙的人。”

费加罗忙向她解释，苏姗娜狠狠打了他一记耳光：

“你拉住我干什么？你这个不要脸的混帐小子！”

费加罗受了这个冤枉，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我求求你，在你没离开我们以前，好好地看一看这位亲爱的女人。”

“好哇，亲爱的，亲爱的，你叫得多亲热！”

“你觉得她……”

“美！美！美！美得可怕！”

马尔斯琳这时伸开双臂对满脸怒容的苏姗娜说道：

“拥抱你的娘吧，亲爱的苏姗娜，这个捉弄你的坏东西是我的儿子。”

苏姗娜大惊失色：“你，他的娘？”

两个女人拥抱在一起了。她们之间的误会消除了。马尔斯琳把一张字据交给费加罗道：

“请你收回你的欠款条子吧，这是给你的结婚费。”

同时，苏姗娜把那袋钱也交给了费加罗，马尔斯琳高兴极了：

“我以前是个相当苦命的姑娘，几乎要成为最悲惨的妇人。现在我是最幸福的母亲。拥抱我，我的两个孩子。啊，孩子们，我多么爱你们呀！”

费加罗也激动得流出了热泪。他埋怨自己道：“我多么糊涂，差点因此而犯了极大的错误。”

马尔斯琳和霸尔多洛本该就此和好结婚，一家人可以团聚了。然而，霸尔多洛偏偏不肯跟马尔斯琳结婚。他的话还讲得十分难听：

“我情愿我这只手干枯得掉下来，也不和这个怪物的母亲手牵手作夫妻。”

他也不想收养费加罗作儿子，他想偷偷溜走了。马尔斯琳一把抱住他的腰，要他别走。

马尔斯琳说：“你看费加罗多聪明、能干、漂亮！”

苏姗娜也口口声声叫他“亲爱的好爸爸”，然而老医生却无动于衷。他指着费加罗对大家

说：

“他骗去我的一百块银币怎么办？”尽管马尔斯琳和苏姗娜拥抱他，亲热地叫他，可是他仍然无动于衷。

现在，唯一的办法只好叫伯爵表态了。事情发生了意想不到的结果。

马尔斯琳终于说服了霸尔多洛。他虽然很不乐意，总算答应和她结婚了。只有伯爵还在大生其气，因为他想破坏费加罗的婚姻已经完全失败了。

费加罗和苏姗娜现在真是春风得意，兴奋异常。今天晚上他们就要举行婚礼了，现在他们又碰在一起，喁喁谈着情话了。你听听他们的情话多么有意思：

费加罗：“那么，你多少有点爱我吧？”苏姗娜：“爱得很。”

费加罗：“很不够。”

苏姗娜：“怎么？”

费加罗：“说到爱情，你明白吗，即使爱过了头也还是不够的。”是啊，费加罗要求苏姗娜永远，永远地爱着他。他要求苏姗娜取消她跟伯爵的约会，苏姗娜一口答应了。她说：

“我以前答应他这个约会，实在有苦难言，现在把约会取消了，我实在挺乐意的，这个问题以后你不用再谈了。”

伯爵夫人来找苏姗娜时，说服了苏姗娜不能取消那个约会。因为实际上去赴约会的不是苏姗娜，而是伯爵夫人自己，这对费加罗是毫无损害的呀。苏姗娜答应了。

苏姗娜按照伯爵夫人口授内容写下了这封“情书”：

“……今天晚上，良辰美景，花园里面，大栗树下……”

伯爵夫人要苏姗娜用别针封口，并要求伯爵用别针作答复，信封背面写上：“把封口的漆印还我。”她们就这样布置好了，等待机会将那封信送给伯爵。

镇上的女孩子们都带着鲜花来贺喜了。芳舍特也来了。薛侣班打扮得花枝招展，像一个俊俏的姑娘也混在这群女孩子们中间。伯爵夫人没有认出薛侣班，当做他是一位漂亮姑娘吻了他的前额。哪知芳舍特的舅舅安东尼奥也赶来了，他一眼就认出了薛侣班，立即摘了他的女帽，撕下他的假发，并把

军帽戴在他的头上。薛侣班马上露出了原形，使伯爵夫人大吃一惊，同时也使伯爵怒不可遏，他一定要惩办这个违抗命令的小军官。芳舍特马上站出来替他求情说：

“每次您来拥抱我的时候，您总是说：‘要是你爱我，亲爱的芳舍特，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现在，您该实践对我的诺言，把薛侣班给我，叫他跟我结婚吧。”

她这番话，撕下了伯爵的伪君子面目，顿时使他面红耳赤。

伯爵还想揪住费加罗所谈的跳窗之事不放，费加罗不再去理他的胡缠了。交响乐队奏起《西班牙的狂欢》歌曲，大家都跳了起来。

苏姗娜在伯爵面前跪下，当伯爵替她戴上女冠，披上头纱，把一束鲜花交给她的时候，姑娘们唱道：

新娘呀，歌唱主子的恩典和光荣呀；

你的主子放弃了对你原有的特权。

他珍爱高贵的光荣更甚于欢娱，

他把一个贞洁清白的你交给你的丈夫。

这时候苏姗娜拉了拉伯爵的袍子，把手里拿着的信给他看了看。伯爵假装替她整冠时，就把信拿了过来。费加罗对这一切全没看到。伯爵在拆信时由于过于激动把一枚别针掉在地上了。他偷偷看了一下信，一切全明白了。他心花怒放，忙在地上寻找那枚别针。费加罗对伯爵看信已注意到了，但他万万不会料到，这封信会是苏姗娜写给伯爵的。费加罗还对马尔斯琳说道：

“你瞧瞧，爱人手里得来的东西全是宝贝。大人连个别针也都要拣起来。”

伯爵夫人和苏姗娜彼此会心地一笑。这位好色的伯爵将会大出洋相了，这位聪明的费加罗也将会上当大发醋性的。

她二人等待着伯爵的精彩表演了。

可就在这时候，半路上杀出了程咬金。巴斯勒由格利普·索莱日带领，闯了进来。他要求伯爵大人答应给他的权利：让他和马尔斯琳结婚。费加罗为此和巴斯勒争吵了起来，两人大吵特吵。费加罗骂巴斯勒“编过一些小教堂用的坏曲子”，巴斯勒则骂他“写过一些报屁股上的诗歌”。一个骂：“你是小酒馆里拉琴的”，另一个骂：“你是小报馆里灯杂的”。一个骂：“你是教堂里的臭歌手”，另一个骂：“你是外交界的跑腿儿”。后来人们告诉巴斯勒，马尔斯琳已经找到了儿子，这儿子就是费加罗，老子就是霸尔多洛，而且霸尔多洛决定跟她结婚了。巴斯勒这才放弃了要跟马尔斯琳结婚的打算。费加罗心里可高兴了：“这下，我可有老婆了。”伯爵心中也暗暗高兴：“这下，我可有情妇了。”

芳舍特来找苏姗娜，原来伯爵命她将别针送还给苏姗娜；这时候，她刚碰上了费加罗；费加罗一眼看出伯爵手中那封信上的别针跟这枚别针是一模一样的。芳舍特又说出了伯爵对她交代过的话，如“只要对她说这是大栗树的漆印”，“当心，别让人家看见你”等等。这些话使费加罗弄得心神不安起来。难道伯爵手中拿着的那封信就是苏姗娜写给他的吗？他怒冲冲地将这件事告诉了马尔斯琳，马尔斯琳劝他不要太激动，要作冷静的分析和调查研究。费加罗决心跑到他们约会的地点去看个究竟，看看苏姗娜是否跟伯爵在幽会，然后再作道理。

现在一场精彩的好戏就要在我们面前展开了。

客人们都陆续来到花园庆贺费加罗的婚姻，费加罗要求仆人们把四周点得亮亮的。

费加罗想到苏姗娜对他的不忠，不觉感慨万千。他自言自语地说道：

“啊，女人，女人，女人，意志薄弱而又能哄善骗的女人啊，难道你们的本性就是欺骗吗？伯爵大人，你自以为是个大贵族，是个伟大的天才，就可以为所欲为吗？其实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你干过什么？配享受门第、财产、爵位、高官？其实你只是在走出娘胎的时候，使过一些力气罢了，此外，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唉，在这可怕的夜里，我想想自己一生的遭遇也是够离奇古怪的。我从小不识爹娘，给强盗拐去，后来我不习惯他们的生活，逃了出来想走诚实的路，可是不管走到哪里，我都碰钉子！我学过化学，学过制药，学过外科，学过兽医，后来又投身戏剧界。我编了一出描写回族国家后宫生活的戏，我以为我是西班牙作家，可以毫无顾忌地描写他们的荒唐生活。哪知有人告我一状，说我的诗句污蔑了土耳其、波斯、一部分印度半岛、埃及、巴尔卡、的黎波里、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等王国。结果我的喜剧被焚毁，我被弄得遍体鳞伤；后来我写了一篇论货币的价值及其收益的文章，立刻我又坐上了囚车。以后他们把我放了出来，我又重新拿起笔杆。当时马德里新制订了一种关于出版自由的法令，可是清规戒律很多，只有不谈当局，不谈宗教，不谈政治，不谈道德，不谈当权人物，不谈有声望的团体，不谈歌剧院，不谈别的戏院，不谈任何一个有点小小地位的人，我的作品才能出版。根据这个情况，我只好办了一张‘废报’，然而仍然遭受到围攻，我不得不关门大吉，这样我又失业了。后来我当赌场老板，又失败了。我开始明白，要挣钱，人情世故比学问更有用。既然周围的每个人都你抢我夺，偏要我做个正人君子，岂不逼我去寻死？我正想跳水自杀，离开这人间苦海，慈悲的神把我召唤了回来，我重新操起理发师的职业。我到处流浪，那位伯爵大人在塞维勒城，认出了我，他靠着我的帮助才娶到了老婆，可是他恩将仇报，如今要先偷一下我的老婆，作为给我的酬谢。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唉唉，我一生什么都见过，什么都干过，什么都享受过。我什么都明白了……太明白了……苏松，苏松，苏松，你给我多么大的痛苦呀！……”

天色黯淡，一切是灰蒙蒙的。薛侣班来了，他看到伯爵夫人，以为是苏姗娜，想去吻她，这时伯爵快步走到他们中间，结果他被薛侣班吻了一下，费加罗躲在暗处，看不清楚，以为薛侣班在吻苏姗娜，费加罗咬牙切齿地说：

“我可娶着一个可爱的小淫妇啦。”

薛侣班在黑暗中还想抚摸苏姗娜的身子，不想摸着的是伯爵的衣服。他发觉不妙，赶忙逃进芳舍特和马尔斯琳已经藏在里面的亭子。这时候费加罗刚好从暗处走来，伯爵朝他狠狠打了一个耳光，以为打的是薛侣班，费加罗不敢声张，偷偷地溜走了。苏姗娜见此情景，不觉笑了起来。

伯爵走到穿着苏姗娜服装的伯爵夫人面前说道：

“亲爱的宝贝，我实在不能理解这个侍从武士，他挨了最厉害不过的一个耳光，逃走时还哈哈大笑呢。我们现在别谈这些事儿了，这会破坏我们在这儿会面的快乐。”

伯爵夫人开始模仿苏姗娜的声音说话了：“您希望这个快乐吗？”

伯爵：“收到了你那封巧妙的信以后，哪能不希望呢？”

他拿住了伯爵夫人的手，说：

“你怎么哆嗦起来了？害怕了？”

伯爵夫人：“我害怕。”

伯爵：“刚才我把薛侣班的吻接了过来，并不是为了叫你尝不着接吻的味道。”

他吻着她的前额。

伯爵夫人心里暗暗骂道：“好放肆的行为！”他又拿着夫人的手说：

“多么细嫩，多么柔美的皮肤啊！太太的手哪有你的手美丽而又娇嫩！”

夫人心中骂道：“多么深的成见！”

他吻着夫人的手说：

“我的太太哪有你这样健美，这样丰润的手！”伯爵夫人柔声说道：“你对夫人的爱情……”伯爵连忙打断她的话说：

“爱情不过是幻想，世界上哪有真正的爱情。快乐才是实际的东西，快乐把我领到你的裙下。”伯爵夫人又问：“你不再爱她了吗？”伯爵：“三年结合把婚姻关系弄得彼此只是相敬如宾了，还有什么爱不爱的？”伯爵夫人：“那么，你以前喜欢她什么呢？”

伯爵开始动手动脚起来：

“就是现在我在你身上所发现的东西。我的美人儿……”

伯爵夫人忍无可忍，将他推开，说：“你说说看，到底是什么东西？”

伯爵：“我也说不清楚。总之，现在，我在你的身上发现了多少带点刺激性的东西，这些东西在我夫人的身上已经找不到了。”

伯爵夫人暗暗骂道：“真是好不要脸！”伯爵：“说实话，苏松，我已经想过不知多少次了。我们到别的地方去追求在我夫人身上已消逝了的快乐。”

伯爵夫人愤怒地问道：

“那么，难道一切都是女人的过错吗？”伯爵厚着脸皮说道：

“她们的错在于控不住我们男人，我们男人的责任是获得她们，满足了以后然后把她们丢掉。”这时候，伯爵拿住他夫人的手进一步调情说：

“这儿有声音，我们说话得轻些。爱神使你长得又活泼又美丽。只要你再任性一点儿，你就是最富有刺激性的情妇了。”他又吻着她的前额说：“我的苏姗娜，我的心肝宝贝，我原不该享受你现在给我的美妙的时光，这些金子是为了赎回我已宣布过的权利。为了表明我对你的爱，再加这一颗钻石，你把它带上吧。”

伯爵夫人：“苏姗娜全部领受了。”

这时候，他们远远望到一些火把，这火把是为了庆祝费加罗和苏姗娜的婚礼而准备的。为了躲避这些亮光，伯爵建议他们先到亭子里去躲一躲。伯爵夫人先进去了。

这时候，费加罗早从暗处怒冲冲走了出来，伯爵一见是费加罗，知道不妙，忙向树林里逃去了。费加罗见苏姗娜对他如此不忠实，早气得发抖了。这时候苏姗娜也从暗处走出来了。苏姗娜穿着伯爵夫人的衣服，又模仿伯爵夫人的语调，费加罗以为她就是伯爵夫人，心想自己的妻子被伯爵玩弄了，那么，他也向“伯爵夫人”跪着求爱了：

“太太，我爱您。请您想想这个时间、这个地点、这个环境。我的请求方式是不够漂亮的，就拿您心里的恼恨把这个缺点补上吧。”苏姗娜暗中真想揍一下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这时，费加罗也居然胆大包天想拿起“伯爵夫人”的手吻一下。苏姗娜气得打了他一个耳光，并用自己原来的声音，说

道：

“我的手在这儿哪。”

费加罗一时还未听清楚是苏姗娜的声音，苏姗娜又打了他一个耳光，费加罗还在莫名其妙之中，苏姗娜气得又是打又是骂：

“我的耳光是给你的不忠实，给你的诡计，给你的坏主意的。难道这就是你说的爱情吗？”到此，费加罗才听出了是苏姗娜的声音，他快乐地大叫了起来：

“打吧，打吧，我最疼爱的人，等你把我浑身上下都打烂的时候，你再瞧瞧挨老婆打的是最有福气的人。”

苏姗娜怒气未消：

“你这个骗子！拿你这样的甜言蜜语，伯爵夫人真的会被你勾引上的。”

“好啦，好啦，都是我的错！这都怪我没看清楚。”费加罗老实说道。

苏姗娜慢慢把气消了，又把事情的经过向费加罗说了一遍，费加罗不觉大喜地叫道：

“你们真是最最机灵的女性啊！”

费加罗原先的气，都消除了，而且还弄明白了：伯爵的几个吻都给了自己的太太，而侍从武士的吻却给了伯爵。苏姗娜是清清白白的。

伯爵在树林里寻找苏姗娜，可是一直未找到，又转回到亭子边来了。这一下轮到费加罗来报复伯爵大人了。

他吻了苏姗娜的手，又吻了苏姗娜的前额，伯爵以为他在调戏自己的夫人，气得半死。苏姗娜故意逃进芳舍特、马尔斯琳和薛侣班已经藏在里面的亭子。伯爵一把抓住了费加罗的胳膊，大声叫道：

“啊，你这恶棍，原来是你！来人啊！”

伯爵的叫声，唤来了一大帮人：贝得利尔、比利多阿生、霸尔多洛、巴斯勒、安东尼奥、格利普·索莱日以及所有参加婚礼的人都拿着火把跑来了。费加罗不做亏心事，态度十分镇静；伯爵暴跳如雷，他怎能容忍费加罗来调戏自己的妻子，他大怒，责问费加罗道：

“被你带进这个亭子里面的那个女的是谁？”

费加罗故意说：

“是一个把我另眼相看的年轻女人。”

伯爵气极了，又道：

“你不是明明知道这个年轻女人已和一个男子有关系了吗？”

费加罗冷冷地说道：

“我知道有一位贵族曾爱过她，可是现在已把她忘在一边。这个女人现在垂青于我了。”伯爵听了更加狂怒道：

“现在，耻辱已经公开，报复也非公开不可。”他怒冲冲走进了亭子，看也不看，把一个人拉了出来，说：

“夫人，您的末日到了，您的一切挣扎都是徒劳的。”

可是拉出来的却是他的侍从武士——薛侣班！

伯爵又惊又怒：

“又碰上这个鬼东西！你在这亭子里干什么？”

他不肯罢休，叫安东尼奥进去，把那个下贱女人拉出来。

安东尼奥昏昏然拉出一个叫道：

“太太，出来吧，别要人家求您才肯出来呀！”

哪知这次被拉出来的是安东尼奥的女儿——芳舍特！

伯爵更加吃惊了，但他仍不罢休，这时候霸尔多洛自告奋勇进去拉人。

霸尔多洛一边拉，一边说：

“太太，不用害怕，我给你保证，不会给您吃苦头。”

哪知拉出来的是马尔斯琳！

伯爵又惊又怒，他决心干到底。

苏姗娜用扇子挡着脸出来了。

伯爵冲上前去，一把抓住她叫道：

“诸位先生，你们说说，应该怎样惩罚这个下贱女人！”

苏姗娜垂着头跪下。

费加罗也跪下了。

马尔斯琳也跪下了。

伯爵跳得更高了，心想跪下也不行！“你们就是跪下一百个，我也决不饶她！”伯爵吼道。

这时候伯爵夫人也从另一个亭子里出来，跪在伯爵的面前，道：

“我也凑个数，跪在您的面前。”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伯爵完全糊涂了。伯爵仔细看了看互换服装的伯爵夫人和苏姗娜，自知上当受骗了。他马上转变口气，恳求伯爵夫人道：

“我请求您宽宏大量，饶恕了我吧！”夫人无条件地饶恕了伯爵。这时候苏姗娜、马尔斯琳、费加罗都站起来了。伯爵自知上了他们的圈套。这时候，伯爵夫人把钱袋和钻石分别交给费加罗和苏姗娜道：“这是伯爵送给你们的结婚礼物。”哑巴吃黄连，伯爵真是有苦说不出。费加罗胜利了，他向大家行了一个礼，高兴地说道：

“我娶到了老婆，又得了三份彩礼。真叫我双份地高兴！”

巴斯勒唱道：

“三份嫁妆，一个漂亮的媳妇，

这给新郎多大的财富！

苏姗娜唱道：

“一个欺骗了妻子的丈夫，

他自己洋洋得意，人人都在笑他。”大家快乐地又唱歌又跳舞。狂欢开始了。每个人都唱出了自己心里的快乐，只有伯爵还在高唱他的孬歌。

“我们追求如果是一个

遵守妇道的乡下妇女，

就算成功也没什么希奇；

幽雅高贵的女人万岁！”

《有罪的母亲》 (又名：《另一个伪君子》)

光阴荏苒，岁月易逝，阿勒玛维华伯爵年老了。现在，他变成了一个循规蹈矩、心平气和的老绅士了，不再像年轻时期那样胡闹、荒唐了。他接受了一些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新思想的影响，在政治思想上也讲究“民主”、“平等”了。他不允许家里的仆人们再称他为“老爷”了，而要他们称他为“先生”。为了表达他对“民主”精神的热爱，他还在书房里珍藏着华盛顿的胸像呢。

费加罗和苏姗娜仍然住在伯爵的家里，为伯爵和伯爵夫人服务。费加罗已成为伯爵家里的总管，对他的主人非常忠心耿耿。

可是，最近一段时期以来，伯爵由于长子的不幸夭折，心情一直郁郁寡欢。现在，他的慈父一般的感情，全部用来宠爱他的养女佛洛雷蒂娜了，对待他的次子莱昂不但爱不起来，相反地有时还流露出一种厌恶的感情。

伯爵夫人仍然像先前那样温柔、善良，她不像伯爵对待孩子那样，有偏爱思想。她既爱佛洛雷蒂娜，也爱莱昂。她对他们一视同仁，把他们都当做自己亲生的孩子。

伯爵夫人对家里的仆人非常仁慈、宽厚，从来不责骂他们，因此也受到仆人们的爱戴。

伯爵夫人和伯爵的感情，依然像从前那样甜蜜而又幸福。现在他们老了，更加相亲相爱，相敬如宾了。但二十年来，伯爵夫人在精神上一直受着一种难言的隐痛的折磨，常常感到内心有愧。原来次子莱昂并不是阿勒玛维华伯爵的亲生子，而是她在年轻时跟伯爵的侍从武士薛侣班偷偷相恋时生下的私生子。这件事一直瞒着伯爵，没有让他知道。薛侣班年纪轻轻就死在战场上了。临死前，他写了一封跟伯爵夫人诀别的血书，以表达他对伯爵夫人深挚的爱，是至死不变的。他把这封血书交给了步兵上尉巴雅尔，托他回去时亲自送到伯爵夫人罗丝娜的手中。巴雅尔回来以后将这封血书暗中送交给伯爵夫人以后，就以朋友的身分留在伯爵家中了。

巴雅尔是个口蜜腹剑的小人，他在表面上装做非常忠厚老实的样子，骨子里却是个阴险狡猾、诡计多端的伪君子。他心中一直在盘算着如何得到伯爵的巨大财产。他暗中制订了一套周密的行动计划。他觉得要得到这笔财产，先要取得全家人对他的好感和信任，要做到这一点，唯一的办法就是要伪装好人。他对伯爵和伯爵夫人言听计从，唯命是听，从不违拗他们的意志。因此，他们都把这个伪君子当做非常忠诚的朋友，并把他作为知己。巴雅尔在暗中已打听明白：佛洛雷蒂娜不是伯爵的养女，而是他的私生女，只是伯爵以养女的名义从小把她领回家来抚养。他也在暗中窥测到薛侣班的那封血书一直秘密藏在伯爵夫人的梳妆匣的夹层里。有时候，他还跟伯爵夫人一起，为这封不寻常的信，陪着伯爵夫人流泪、伤心、叹息。从表面看来，他对伯爵夫人的处境是多么的同情啊！

莱昂和佛洛雷蒂娜从小生活在一起，青梅竹马，感情融洽。长大以后，他们倾心相爱了。伯爵夫人心中明白，因此对他们的相恋抱着赞许的态度。可是巴雅尔决心要破坏这一对年轻人的幸福，因为他知道不把这一对年轻人的恋爱和婚姻破坏了，他就没法得到伯爵的财产。

但是，如何能破坏这对年轻人的爱情呢？他一直在考虑着这个问题。

巴雅尔伪装得那么“忠诚”和“老实”，因此伯爵家里的许多人对他的罪恶阴谋根本没有觉察，只有费加罗心里明白，他知道巴雅尔是个两面派，因此对他一直怀着戒心。他在暗中注意着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巴雅尔呢，也十分清楚费加罗是他唯一的劲敌，如果对他不处处加以防范，他的打算就会像竹篮子打水——一场空的。

如何揭穿巴雅尔的伪装，摸清他的底细呢？这不是一件容易对付的事。费加罗和妻子苏姗娜商量的结果，决心采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办法。他能伪装，为什么他们就不能伪装呢？有一天，他跟苏姗娜假装夫妻不和，吵起来了。他们双方越吵越各不相让，巴雅尔以为有机可乘，便拉拢苏姗娜为他的罪恶计划服务。苏姗娜假装向他寻求宽慰，常跟他接近。苏姗娜机智地从巴雅尔口中套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消息。原来伯爵已将佛洛雷蒂娜许配给这位“好人”了。巴雅尔正在阴谋实施他的一整套罪恶计划。他首先要破坏莱昂和佛洛雷蒂娜的爱情；其次，要使伯爵夫妇反目离婚，让伯爵夫人进修道院去；再次，要设法把莱昂赶走，让他和费加罗一起被放逐出去。这样一来，伯爵变成了光杆司令，可以由他摆布了。等伯爵一死，伯爵的全部财产就自然而然地落到他一人手中了。他的如意算盘打得多么好啊！

再说伯爵对莱昂的出生一直存在着怀疑的态度，但又抓不到一点真凭实据。巴雅尔看出了伯爵的心思，就故意唆使伯爵为佛洛雷蒂娜定制一副和伯爵夫人一模一样的钻石手镯。伯爵答应了，他马上要苏姗娜把伯爵夫人的梳妆匣拿来，以便找出伯爵夫人的钻石手镯作样品。苏姗娜把梳妆匣取来以后，巴雅尔又将她支使开了。这时候巴雅尔装作不小心的样子把匣子的夹层弄开了，让薛吕班的那封信露了出来。伯爵看到那封奇怪的信，就打开来看了。他读完了信以后，一切都明白了。他的内心感到极度痛苦。因为他一直深深地爱着属于他自己的罗丝娜。这怎么可能呢？这件事又怎么能够让伯爵夫人知道呢？他心中苦闷极了。

伯爵仔细想了这件事。他对次子莱昂原来就不爱，这次抓到了证据，他就下定决心要把莱昂打发到远方去。同时，他也下了决心，要让他的亲生女佛洛雷蒂娜当他的财产合法继承人。他非常感谢巴雅尔使他弄清了莱昂的真像，为了感谢巴雅尔的功劳，他就当场答应给巴雅尔三百万金币作为佛洛雷蒂娜的嫁妆。

巴雅尔的心中多么得意啊！他决心等待时机实施他的第二步计划。

这一天，正是莱昂的命名日。全家人本该高高兴兴团聚在一起庆贺这个日子，可是使人奇怪的是，伯爵一直躲在自己的房间里不出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家莫名其妙。

这时候，佛洛雷蒂娜高高兴兴地进来了，她手中拿着一大束鲜花，这是她为庆贺莱昂的命名日而采集来的。哪知巴雅尔偷偷地走近她的身边说道：

“小姐，您高兴什么呀？我老实告诉您吧，您是伯爵先生的亲生女儿，莱昂是伯爵先生的亲生儿子。亲兄妹怎么能结婚呀？我劝您趁早打消这个主意吧！”

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像晴天霹雳，立即使佛洛雷蒂娜的情绪大大低落了。这位“忠心耿耿”的巴雅尔先生告诉她的消息难道会是假的吗？她越想越难过，直至陷入了绝望的境地。

莱昂见佛洛雷蒂娜的情绪大为低落，对他的态度又如此冷淡，使他大为不解。他刚才看见巴雅尔跟佛洛雷蒂娜偷偷说了几句话，才使她的态度转变

了。他上前去质问巴雅尔，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巴雅尔又趁机以同样的话对他讲了一遍，莱昂听了大惊失色，他相信这位素以“忠厚”、“老实”闻名的巴雅尔讲的话是真实的。他不得不痛苦地放弃对佛罗雷蒂娜的爱情。

巴雅尔的第二步计划又成功了。他洋洋得意地继续实施他的第三步计划。

伯爵夫人连日来内心十分痛苦和烦恼。长子的夭折，伯爵对莱昂的态度如此冷淡，家中的不和气氛……她认为这一切都是上天对她的惩罚。她除了责怪自己有罪以外，还能怪谁呢？特别是薛侣班那封用血写成的诀别信，更像一条毒蛇时时咬噬着她的心。这可怎么办才好呢？巴雅尔趁机劝说伯爵夫人赶快把那封不祥的信烧掉算啦。烧了这封充满罪恶的信，她就可以弃绝尘世的烦恼，安心皈依上帝。伯爵夫人听了他的“忠告”，就同意了。这真是一位“好朋友”的“良言忠告”！

她马上命苏姗娜将她的梳妆匣拿来。苏姗娜将梳妆匣拿来时，巴雅尔抢先一步把匣子取过来，并将匣子打开了。伯爵夫人痛苦地叫了起来：

“停一停，让我最后一次再读一读这封可怜的信吧！”

“不，不，不，它又会引起您的痛苦和罪恶感情的。”

巴雅尔严词拒绝，并假装从夹层内取出那张他早已准备好的信纸，迅速投入火中烧毁了。伯爵夫人伤心不已，只好暗暗落泪。

不幸的事接踵而来。莱昂被迫要离家远行了，他不忍心离开他的亲生母亲，伯爵夫人见儿子要远行，更加痛苦万分。

巴雅尔走到莱昂面前，假惺惺地说道：

“您求求母亲吧，只有夫人的话才能使伯爵的主意改变。”

莱昂果真来求他的母亲了。伯爵夫人明知求也无用，她出于爱子之心，仍然怀着一线希望把伯爵请来谈话。她希望仁慈的伯爵能软下心来，改变他要莱昂远行的主意。哪知伯爵来了以后，看见他们母子俩在一起，态度变得十分冷淡。伯爵夫人一再为莱昂求情，伯爵越听越怒。他觉得要说服伯爵夫人是困难的。他立即从身上拿出薛侣班的血书，厉声责问道：

“请您看看这是什么？您难道还要为您的私生子求情吗？”

伯爵夫人一见那封血书，马上昏死过去了。

伯爵见状，不由得慌了手脚。因为他从内心深处知道罗丝娜和薛侣班都不能算是坏人。他们在年轻时因一时感情冲动，犯了错误也是情有可原的。他将心比心，想想自己年轻时期所犯的错误还多着呢，想想自己也有私生女，难道就不许夫人有私生子吗？他觉得自己有许多地方对不起自己的夫人。再说，他至今还深深爱着这位仁慈、温柔、善良的夫人。他把这件事情想通以后，忙把苏姗娜、费加罗等人喊来一起抢救伯爵夫人，莱昂听到消息，也从内室慌慌张张跑了出来一起参加抢救。全家人惊惶失措，乱成一团。伯爵夫人终于苏醒过来了，全家人都松了一口气。

伯爵夫人醒来以后跟莱昂一起向伯爵表示要永远离开这个家。莱昂说：

“让我离开吧，我从今以后要依靠我的双手，来自谋生路。”

伯爵夫人说：

“让我离开吧，我要进修道院向上帝赎罪，了此残生！”

伯爵听了他们母子的话，心情激动，说道：“莱昂，我的儿子，永远留在我家里，不要离开我。”

伯爵又转身对伯爵夫人说：

“夫人，您仍然是我的亲爱的夫人。永远留在家里，也不要离开我。”

伯爵夫人仍然坚持要离开家进修道院去，不过她希望在离家以前要弄明白那封已烧了的薛侣班的信，怎么会落到伯爵手里的。

这时候，巴雅尔早就溜走了。

这一问，引起了大家的思索。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把巴雅尔的伪装面目一层一层地剥了下来。原来都是他用诡计多端的手段在捣乱，把一个原来平静、相安无事的家庭搅得一团糟。这时候，费加罗站出来说话了。他已经全部掌握了巴雅尔的阴谋诡计，他拿出了巴雅尔企图把伯爵的财产往伦敦银行转移的证据。至此，伯爵才恍然大悟，真正弄清了巴雅尔的真面目。大家非常气愤，要找巴雅尔算帐，可是已找不到他的人影儿了。

这时候，巴雅尔正急急忙忙拿着他的字据到公证人那里取款去了。费加罗赶忙奔向公证人那里，想通知公证人不要付款，可是他迟到了一步，款子已被巴雅尔提走了。

大家焦急万分，但是，费加罗深信巴雅尔还会回来的。因为他的贼心不死，还想来正式签订跟佛洛雷蒂娜的婚约呢。费加罗急急忙忙把公证人请到家里来等着，果然不出所料，巴雅尔又回来了，他厚着脸皮要求跟佛洛雷蒂娜签订婚约，因为这是伯爵早先就答应了的。公证人借口新娘必须先审视她的财产，然后才可以签订婚约。巴雅尔于是把钱袋拿了出来让佛洛雷蒂娜观看。这时候，伯爵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怒火了。他当面痛斥了巴雅尔的不忠不义的丑恶行径，宣布将他永远赶出家门。巴雅尔见事已败露，恼羞成怒，露出了他的狰狞面目，叫道：

“好哇，事情没有那么容易。先生，你私藏华盛顿胸像，是何居心？我要到国王那里去告你！”

这一下，倒使伯爵慌乱起来了。他万万没有料到巴雅尔还有这一手！因为按照法律规定，如果告准，伯爵的全部财产都要被没收了。大家正在惊惶失措之际，费加罗又站出来说话了，足智多谋的费加罗早就料到巴雅尔会有这一着棋，他已事先求得了国王对伯爵的宽赦令。

这一下，巴雅尔彻底完蛋了。这个骗子手、伪君子终于被赶出了家门。

伯爵的家庭又恢复了和睦、平静的气氛了。

这时候，费加罗提出了莱昂和佛洛雷蒂娜的婚姻问题。既然莱昂和佛洛雷蒂娜没有直系血缘关系，为什么不成全他们的好事呢？费加罗的提议立即受到全家人的赞同。伯爵和伯爵夫人都含笑点头表示同意。通过这次家庭纠纷，伯爵深深感到宽容和谅解是家庭幸福的保证。千万不要让青年时代所犯的过失来干扰老年时期的安宁。

全剧在融洽、谅解、欢乐的气氛中闭幕。

戏剧艺术的成就与不足

博马舍戏剧艺术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以犀利的政治讽刺、光辉的人物形象和杰出的艺术技巧而博得世界的声誉。

我们就《费加罗三部曲》谈谈他的戏剧艺术的成就与不足。

第一，他的两部杰出的政治喜剧：《塞维勒的理发师》和《费加罗的婚姻》都具有强烈的讽刺性。《塞维勒的理发师》这个剧本的讽刺矛头是针对老医生霸尔多洛的。他顽固、自私、狡猾，他实际上是反动封建势力的代表。他贪财吝啬、损人利己，又具有资产阶级的本质。用费加罗的话来说，他“坏到仅仅免于被送上绞刑架”。他性格上最主要的特点是诅咒一切新东西，赞颂一切旧东西。他诅咒新时代，诅咒启蒙主义的新思想，诅咒代表新时代精神的一切东西。他把“思想自由、地心引力、电气、信教自由、种牛痘、金鸡纳霜、‘百科全书’、正剧……”统统说成是“胡说八道的东西”。他在家庭里是一个封建暴君，虐待仆人，认为自己是主人，永远是有理的。更可笑的是，他不顾年龄上的差异，想把自己的养女罗丝娜占为己有，可是年纪轻轻的罗丝娜却偏偏爱上了年轻的贵族阿勒玛维华伯爵。这一下，他就采取了各种各样的防范措施。可是他防不胜防，结果还是彻底失败了。因为他忘记了一条最重要的人生哲理：“青春和爱情同心协力地要骗一个老头子的时候，他无论怎样提防也是徒然无益的。”这就点出了剧本的主题：防不胜防。这对那些顽固的封建势力来说，道理是相同的。那些人仇视新事物、新思想，尽管他们采取各种防范措施，到头来必然遭到失败的下场，因为凡是逆历史潮流而动者，都会像霸尔多洛一样，得到可悲的下场。

阿勒玛维华伯爵在《费加罗三部曲》中是一个复杂的形象。他对爱情的态度有二重性。不过在《塞维勒的理发师》中他没有充分暴露出来。在他第一次登场时的独白里，他认为“幸福就在罗丝娜的心里”。这句话相当典型地道出了一个男人没有达到目的以前，他总是会讲一番动听的言辞。事实究竟怎样，就要看他后来的实际行动了。另外，我们也应该看到这时候的伯爵尚是一个未婚青年，他涉世不深，对爱情有一种比较纯正的看法。在《费加罗的婚姻》一剧中，伯爵的真面目才完全暴露出来，成了直接讽刺批判的对象。他从一个正面人物变成了一个反面人物，关键在于他要恢复贵族的封建特权“初夜权”。他喜新厌旧，千方百计要玩弄伯爵夫人的使女、费加罗的未婚妻苏姗娜。尽管他权大、势大，精明、能干，然而他毕竟败于苏姗娜和费加罗之手。他的失败预告了封建贵族阶级必将退出历史舞台。这就是博马舍这出政治喜剧所宣示的真理。博马舍两个政治喜剧所爆发出来的革命火花正是他的成功所在。

第二，他在这两出政治喜剧中塑造了属于第三等级的理发师费加罗的光辉形象。

费加罗在《费加罗三部曲》中一直处在主角的地位，他经历复杂，思想也复杂。他的性格在三部曲中有发展变化。他在相当程度上有博马舍自己的影子在内。正如普希金所讲的那样：“快活的博马舍酷似自己神奇的主人公……”费加罗这个人物确实有点神奇，他在《塞维勒的理发师》中是霸尔多洛的理发师。他的经历正像博马舍那样复杂。他干过的行当很多：药房管理员、诗人、剧作家、仆人、药剂师、理发师……他见闻广博，玩世不恭；他机智幽默，看透人生；他富于同情心，乐于助人；他地位卑微，但不亢不

卑，保持了自己的独立人格。他对政治、社会、文艺等各方面都有自己独立的见解。他的聪明才智远远超出贵族阶级的上层人物。他对社会、政治的深刻理解和批判精神，使这个人物具有无限的艺术魅力。他的批判锋芒是针对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的，他所批判的内容都有他自己的切肤之痛。

《费加罗的婚姻》中的费加罗比《塞维勒的理发师》中的费加罗，在性格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从一个普通的具有反封建色彩的理发师一变而成为一个卓越的反封建的急先锋。他是法国大革命前夕法国人民的典型形象。他后来重新做了阿勒玛维华伯爵的仆人，他跟伯爵之间的斗争，是一场维护封建利益和反对封建特权之间的斗争。伯爵在这一场斗争中完全站在斗争的对立面，赤裸裸地暴露了他的封建贵族的反动本质。他们之间的斗争也是第三等级和贵族特权之间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

这出政治喜剧的现实意义表现在大灭了贵族阶级的威风，大长了第三等级的志气。在费加罗和伯爵之间的斗争中，展开了喜剧性的情节，在情节发展中，刻画了伯爵的横蛮、好色、无耻、虚伪的性格。他曾经公开宣布放弃农奴新娘的“初夜权”，可是暗中他又想在自己夫人的使女苏姗娜身上恢复这种封建特权。

费加罗身上具有强烈的反封建的政治色彩，他最难能可贵的品质是不承认传统的观念，不承认封建特权，坚决维护自己的基本人权和荣誉，表现了平民对贵族老爷的自觉反抗。

费加罗的胜利不能简单地看成是第三等级的胜利，实际上他的胜利象征着资产阶级向封建贵族争夺果实的胜利。费加罗对封建社会进行全面的指责，是代表作者心声的传声筒。他指出贵族政治的黑暗就是搞阴谋。他嘲笑那些贵族本事平常只会往上爬。他指责为封建政治服务的法律“对大人物宽容，对小人物严厉”。拿破仑曾评价说：“《费加罗的婚姻》就是进入行动的革命。”这是对博马舍笔下的费加罗形象的最高评价。

第三，博马舍在这两出政治喜剧中塑造了两个新女性的形象。

罗丝娜是一个新女性的形象。她虽出身贵族，但她为了爱情自由，具有宁死不屈的精神，是个很有主见的少女。她一出场就表现了是个勇敢、机智的女性。她敢于诅咒自己的苦命，诅咒自己遭受一个非常可厌的男人的折磨。

罗丝娜在《费加罗的婚姻》中性格有所发展。她在名义上虽是伯爵夫人，实际上她已成为伯爵心目中的“弃妇”了；她是一个受害者，可是她并不甘心受辱，她的可贵之处是敢于撕下伯爵的假面具。当她得知伯爵要跟苏姗娜幽会时，她采用移花接木的办法，使伯爵大上其当，大出洋相。当然她跟伯爵的斗争也是有分寸的，其目的是为了“挽回丈夫的心”，有时甚至是软弱的。当伯爵意识到自己上当受骗时，他恳求伯爵夫人对他宽宏大量，她也就很快地原谅了他。另外，她作为一个贵族妇女，由于受到贵族家庭的熏陶，她的品性已不像以前那么纯净了。她的内心充满矛盾，一方面希望丈夫回心转意，一方面对小侍从武士也有一种不健康、不正常的感情。但她的机智和勇敢精神仍然是值得赞许的。这是她的主要方面。

苏姗娜的形象要比罗丝娜的形象高大。尽管她出身第三等级，地位低下，身分卑贱，可是她有一颗水晶般的心，对费加罗的爱情忠贞不渝；从这一点讲，她无疑要比罗丝娜和费加罗更加坚贞。如果说，费加罗曾经在伯爵夫人面前动摇过，那末，苏姗娜在伯爵的引诱面前，却始终不为所动。可见，苏姗娜的品性多么纯洁、多么高尚。可以说，苏姗娜是博马舍笔下最理想的女

性形象，也是塑造得最成功的女性形象。

博马舍在那个封建势力十分猖狂的时代，敢

于把一个使女写得如此光彩照人，显示了他具有非凡的胆识和远见。

第四，博马舍笔下的配角，也写得极有深度。

巴斯勒在剧中是一个独特的人物，他虽是一个配角，却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人物。他是霸尔多洛家里的音乐教师，他唯利是图，是个拜金主义者，在金钱面前他什么原则也不讲。他自己也承认：“一口袋钱，在我看来，总是很充分的理由，要驳斥也是驳斥不了的。”其次，他也是个造谣能手。他跟霸尔多洛谈论造谣的那段著名台词在一七七二年的初稿上还没有，到一七七五年才加进去的。这段台词后来虽然没有下文交代，有点游离于情节之外，然而这是博马舍有意安排进去的，因为当时博马舍正受到恶意中伤，处在“帐目不清”、“伪造证件”、“敲诈行骗”、“贿赂法官”、“毒死妻子”等等谣言的包围之中。这些可怕的谣言使他在跟德·拉·伯拉希伯爵的那场官司中败诉了。他通过巴斯勒的音乐术语，道出了谣言的可怕，谣言成长起来，可以变成“憎恨和毁灭的大合唱”，可以致人以死命。通过这段台词不仅揭露了人与人之间的残酷无情，也侧面揭露了封建法院的黑暗和腐朽。这位音乐教师到了《费加罗的婚姻》一剧中，他的性格又有了发展，变成了一个面目可憎的帮闲人物。他那段歌词也充分说明了他对费加罗得到的三份嫁妆和一个漂亮的媳妇，多么妒嫉。

博马舍的政治喜剧在艺术上有其独特的描写手法。由于博马舍精通音乐，因而他的剧本穿插了不少歌舞场面，从而增强了喜剧的气氛。歌舞场面跟情节的发展紧密相连。有些歌词既表现了抒情的气氛，也表现了人物的性格，在演出过程中非常激动人心。博马舍也运用了喜剧中常用的手法，如巧合、误会、伪装等等，然而博马舍在运用这些艺术手法时非常自然，使情节由简单到错综复杂，人物和情节变化多端，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假中有真，真中有假，使人眼花缭乱，美不胜收。误会生疑，有时半信半疑，有时将错就错，使喜剧性的高潮一浪又一浪地出现，显示了博马舍十分高明的艺术才能。

费加罗的几段长篇独白，使剧情增强了政治色彩。长篇独白要求具有深刻的哲理性和强烈的战斗性，而且要跟剧情配合默契。博马舍写得精彩，运用得当；长篇独白使剧中人跟观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了一片，因而取得了很好的戏剧效果。

博马舍的政治喜剧结构严谨，语言风趣，情节曲折，跌宕有致。他往往设险置奇，好像已走上了绝路，然而他妙笔一转，又立即化险为夷，这一手法令人拍案叫绝。例如在《塞维勒的理发师》中，霸尔多洛精得不能再精了，他处处对罗丝娜设防，好像万无一失了；有时我们真为罗丝娜担心，然而他又处处失败，他失败得又那么自然，那么惨，真叫人心里痛快。老顽固表面看来像一块顽石，顽固得很，可是实质上，色厉内荏，往往顽而不固。霸尔多洛就是这样的典型。

当然，我们不能说博马舍的戏剧写得十全十美，他的前期作品《欧仁妮》、《两朋友》就明显地暴露出他对贵族阶级和资产阶级还抱有幻想；即使是他的政治喜剧也有所不足之处。例如在人物塑造上，马尔斯琳的形象是不够典型、不够真实的。

其次，有些情节安排还不够合理。如费加罗欠马尔斯琳的钱，竟以不能

归还就得跟她结婚为条件，似乎不合情理，等等。

再次，博马舍喜欢用巧合、误会的手法来展开矛盾冲突，这是喜剧作家常用的手法；然而巧合、误会也应该有个限度，如果超出了限度也会走向反面；在这方面博马舍似乎用得太多了一些。

费加罗和伯爵的形象在《有罪的母亲》中已有了很大的改变，这正是博马舍的政治立场向右转的表现。法国大革命对他的震动太大了。他在这场革命风暴的冲击下，思想消沉了。《有罪的母亲》已失去了原先两剧中表现出来的批判锋芒，代之以提倡宽恕、仁爱的精神。

剧中的伯爵随着年龄的增长，已变成一个道德高尚、仁爱为怀的老贵族了。他不再是一个沾花惹草、生活放荡的贵族形象。他面对伯爵夫人在年轻时期跟薛吕班所生的私生子这一尴尬局面，能够将心比心，作了自我反省。结果他以慈父般的精神接受了这一现实，把那位私生子当做了自己的儿子，从而缓和了家庭的矛盾。在这个剧本中，伯爵又变成了正面人物形象。他以“仁慈”、“宽恕”、“通情达理”的美德出现在观众的面前。

剧中对巴雅尔两面三刀的行为和虚情假义的花招，作了最淋漓尽致的揭露和讽刺，这是剧本的精华所在，它形象地告诫人们要善于识别真伪，切莫被表象阶蒙蔽。巴雅尔的“伪善”与“狠毒”和费加罗的“机智”与“忠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巴雅尔同伯爵的“轻信”和“宽厚”相比又形成了另一个鲜明的对比。总之，剧本在刻画人物形象方面仍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不能全盘加以否定。特别是巴雅尔的形象，是一个比较成功的“典型”形象。

还要指出的是剧本的结尾虽然以“大团圆”结束，但是绝不是以达到“皆大欢喜”的目的为满足，而是包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作家通过剧中人物之口提出了“宽容和谅解是家庭幸福的保证”，反对“青年时代所犯的过失来干扰老年时期的安宁”。这一主题思想无疑有其积极的一面。当然也应该看到另一面。剧中明显地流露了作家世界观的矛盾性和局限性。他美化了伯爵的形象，无疑是对贵族阶级还抱有幻想。特别是在矛盾冲突达到最白热化的时刻，作家以一张国王的“宽赦令”来解决矛盾。这里就很明显地流露了博马舍对作为最高封建统治者——国王，还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从而说明了作家的世界观对他的创作具有多么巨大的制约作用。

尽管博马舍的戏剧有这样那样的不足，然而他的戏剧成就和他在法国戏剧发展史上的地位和声誉是永存的。费加罗已成为世界人物画廊中的杰出典型之一。《费加罗的婚姻》曾在六十年代的中国舞台上演出过，以后也多次在舞台上、电视荧屏上演播过，博得了我国观众的好评。

